

品妙遺消

南指戲看



# 古今戲劇大觀

第六冊

上海中外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242B

# 古今戲劇大觀 第六編

## 目錄

### 十六畫

穆柯寨	一
戲迷傳	二
戲牡丹	三
錯殺奸	四
潞安州	六
燕青打擂	七
磨房產子	九
鋤美案	一〇

古今戲劇大觀 第六編 目錄

銅包勉	一
冀州城	二
燒棉山	四
罵楊廣	五
罵王郎	六
罵閻羅	八
歸夢	一〇
戰北原	一一
戰蒲關	一三



戰長沙……………二二三

戰樊城……………二二五

戰太平……………二二六

戰潼台……………二二七

戰宛城……………二二八

十七畫

濮陽城……………二二九

鎖雲囊……………三三一

鎖五龍……………三三二

襄陽宴……………三三三

龍虎鬪……………三三五

龍鳳呈祥……………三三六

薦諸葛……………三三八

薛禮嘆月……………三三九

黛玉葬花……………四〇〇

黛玉焚稿……………四二一

十八畫

雙獅圖……………四三三

雙投唐……………四四四

雙搖會……………四四六

雙包案……………四四七

雙斷橋……………四四八

雙沙河……………四四九

雙觀星……………四五〇

雙合印……………五一

雙淚碑……………五三

雙鎖山……………五四

十九畫

贈袍賜馬……………五五

蘭因絮果……………五七

鏡中花……………五八

斷太后……………五九

寶蓮燈……………六一

臨潼關……………六二

蘆花河……………六四

蘆花蕩……………六五

二十畫

羅成叫關……………六六

羅成托夢……………六七

羅四虎……………六八

二十一畫

獻西川……………七〇

鐵公雞……………七二

鐵弓緣……………七三

鐵籠山……………七七

鐵蓮花……………七八

霸王別姬……………八〇

獨木關……………八一

古今戲劇大觀 第六編 目錄

獨占花魁……………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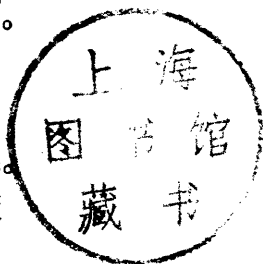
---

# 古今戲劇大觀 第六編

## 十六畫

### 穆柯寨

劇情謂楊六郎率兵征番時。以穆柯寨堅守不下。遂令部下孟良。往探形勢。旋又令部下焦贊。出盜其降龍木。謂以降龍木作劍柄。能破穆寨故也。焦贊知穆柯寨爲女將穆桂英所鎮守。慮不能取勝。途遇孟良。譌謂令命盜木。以己爲助。出令箭以示信。良信之。並馬前行。抵穆柯寨前。默察其形勢。忽有一箭自天降。孟索視之。箭鐏桂英名。意桂英游獵所發。擬以箭要物。令出木以易箭。旋桂英遣人索取。二人故不與。桂英怒。戰二人而敗之。二人無計。擬偕六郎子宗保出戰。宗保從之。桂英見其嬌好。有心擒拿。宗保見桂英梨花淡淡。風韻天然。亦不覺愛之。偶一交手。英雄難過美人關。宗保男兒。於是爲桂英擒矣。桂英旣擒之。



上山。卽訂盟好。謂其師曾有預言。桂英將嫁楊氏子。故也。孟焦以宗保旣失。益窘迫無計。旋焦見良背負葫蘆。問其所藏。良以火對。焦卽慙懣燒寨。良從之。不幸爲桂英所破。竟自焚其鬚。無顏歸營。謀暫時落草。迨鬚長重投營中。蓋節取楊家將說傳之事。粧點附謂而出之耳。

戲迷傳

戲迷傳本呂月樵所創演。謂有一迷戲者。隨在以劇中人自居。旋游玩莊前。忽有以函求其剖解。戲迷卽用戲劇聲調語之。其人不解。索信以去。戲迷乃揚揚然唱流水板入門。遇其妻。又唱二簧。妻拂然起去。戲迷又遇一老丈。大唱秦瓊賣馬。其母見而大憤。怒曰。奴才大膽。敢放肆至是。戲迷又大唱二東人。他待我恩德非淺等辭。唱已而出。母令追之。戲迷隨唱隨爲所獲。老丈因獻計。謂戲迷迷戲已深。延醫診治。或能有效。其母從之。旋醫至。見狀大笑。謂之曰。子疾已甚。能出資萬金。立一戲班。或有效力。戲爲陳方曰。應取金牡丹。不是白牡丹之牡。



丹皮。應取九陣風。不取五陣風之防風。應取楊小樓。不取樊春樓之點括箕（取箕樓同音）應取何月山。不是郎德山之點常山。應取紅菊花。不是白菊花之甘菊花。應取芙蓉草。不是靈芝草之點甘草。應取貴俊卿。不是蓋俊卿之點冬青。（青卿諧聲）應取呂月樵。不是張菊樵之點連翹（翹樵諧聲）更加三麻子之點篋麻子。麒麟童之童便。七盞燈之燈心。加小香水煎煮。盛以玻璃翠之杯子。然後給飲。必能痊愈。母知其諷。任醫徘徊自去。戲迷愈唱愈烈。母不堪其擾。以忤逆告縣。縣令傳戲迷對質。戲迷仍上堂高唱。問非所對。令不能理。急退堂而去。此劇調侃迷戲痴狀。有信手拈來。皆成妙諦之致。蓋善以劇辭連用者也。

### 戲牡丹

勞山有白牡丹。千年脩煉。已成人形。日者方靜坐山石之上。忽爲純陽駕雲所見。卽下山戲之曰。道姑。貧道稽首。牡丹急還禮。叩其名。純陽以山石道人自隱。

牡丹叩其來此因由。純陽卽曰。貧道度化世人。雲游至此。因口中煩渴。敢求仙姑賜茶一卮。牡丹入洞取出。奉於純陽。純陽申謝。一飲而盡。遂叩其仙洞之名。牡丹以天香洞對。純陽求進洞一行。牡丹爲之導入。相對坐定。純陽詳訊其家世。牡丹以花姓名牡丹對。且曰。父母早世。兄弟姊妹俱無。子然一身。隨師父黃龍脩養正果而已。今師父又前往崑崙。赴龍華大會去矣。純陽卽戲之曰。然則道姑形影自弔。得勿嫌寂寞乎。牡丹曰。否。清脩靜煉。予固甘之。純陽曰。天地交泰。乃有雨雲。卿何自苦。牡丹聞之。不覺情動。卽就大湖石爲證。與諸恩好。旋純陽騰雲欲去。牡丹欲從之。純陽推回洞府。御風自去。牡丹哭之曰。憶師父曾言。今日有純陽至此。殆其人乎。渠去矣。我惟有待師父歸洞。一訊其根源耳。劇情至此。乃收弦歇板。戛然而止。原無大旨足述。不過以神仙遊戲三昧之情。爲世人一開眼界耳。

錯殺奸

陝西渭南范氏。有兄弟二人。兄名得忠。爲縣中捕役。已娶妻立門戶矣。其弟得仁。饜門秀士也。設館授徒。以資餬口。故兄弟二人各事所事。自立門戶。平日鮮過問也。旋得忠奉命出差。爲日甚久。念妻子一人在室。未免照料不週。苟有疏失。易滋飛短流長之語。因急至得仁塾中。邀之至家。求其照應。得仁以手足情。允之無異辭。得忠乃奉使出外。得忠妻係李氏。少艾有姿色。生性風流。見得仁佼佼屬意焉。因有心兜搭。問答之間。多雙關隱語。得仁心賤之。僞爲不覺者。李氏五中如焚。益繾綣綢繆。趨事殷勤。以示其雅愛。時而佻健。時忽浮蕩。凡所以動得仁心者。無所不施。得仁以道學自命。有魯男子坐懷不亂之風。不得已推故而出。過其友呂進才家。卽叩門借宿。進才納之。問其故。得仁胸無城府。直以嫂不肖告。謂來此謀暫避耳。進才業銀匠。固艷李氏色者。聞而大喜。卽擬以張冠而李戴。俟得仁熟睡。乘機前往。李中其調謔。果與諧好。謔浪笑傲之聲。常出入於鄰人耳鼓。鄰人竊竊驚訝。疑叔嫂之有穢史矣。有金保者。居范左鄰。生

性好事。嘗竊聽其語。乘得忠歸。卽以告之。得忠亦甚怒其弟。不動聲色。乘晚自後垣潛入。倚窗外察探。燈影之下。見男女二人。並肩密坐。意態纏綿。不禁怒火如焚。躍入刺之。二人不及防備。遽應手殞。得忠既死。二人亦不及辨其面貌。挽其頭顱。擬到官自首。中途值得仁。駭爲遇鬼。得仁詳告以故。始知男子爲呂銀匠。非其弟也。故名錯殺奸。

潞安州

大丈夫身當世亂。不能立功異域。爲國長城。則登陴守城。盡忠効死。亦足以起人欽敬。於茲則陸子敬遠矣。子敬名登。宋徽宗時人。金兀朮入寇時。子敬方爲潞安州守將。見金兵大舉猝至。圍城急攻。卽籌禦敵之策。城壕內外。俱張鐵網。網繫銅鈴。觸之每發大聲。防守之嚴。莫與倫比。兀朮率其水陸饒勇。初意爲區區一州。不難滅此朝食者。至是竟環攻至四十餘日。勢不得逞。然登雖堅守。終以一州之微。兵弱將寡。但能資以防敵。圍攻日久。卒無法使之退却。不得已脩

書遣使。至河間張叔夜。兩狼關韓世忠。分途乞援。世忠應命。遣一偏將邵得勝。賚密書報告方略。不幸爲金兵所獲。搜得其書。兀朮始知陸登軍情。乃遣軍師哈迷蚩。喬裝得勝。誑入城中。登疑爲膺鼎。以韓世忠家世。再三盤詰。哈迷蚩業自邵得勝前探悉。對答無誤。子敬幾受其欺。密察其身。覺羶臭甚烈。蓋烹羊飲酪所發。夷狄之族有然也。始知其人爲奸細。哈以計破。亦供陳不諱。子敬乃割其鼻而釋之。用以辱金。兀朮見而大怒。卽令軍士肉薄而前。期在必得。登竭力堅守。以待援兵。兀朮以其無隙可乘。卽於深夜率精銳。身當衆先。奔水關斷其鐵網。攀援而上。城中守卒。猝不及防。遂譁然潰逸。登知事難挽回。乃托其襁褓之子於乳母。潛使逃生。率妻自殺。兀朮入州署。見登盡忠報國。生氣凜然。不覺欽敬下拜。祭葬盡禮。旋搜得乳母及其幼兒。哈迷蚩求殺之。兀朮見其英秀。斥不之許。送回金邦撫養。長名文龍。後爲南宋中興名將。

### 燕青打擂

宋王宏守山東時。以梁山泊密爾肘下。時思除之。旋得一勇士曰任原。饒勇善戰。無雙士也。設擂台於泰安。意待期滿以後。率大兵直薄梁山。一舉而平之。旋爲梁山泊諸好漢所聞。咸大怒曰。王任欺人甚哉。急令燕青出探。未幾。青返報曰。原目中無人。果高設擂台。百日期滿。率衆來勦梁山。耗非誣也。某本擬上台懲之。因無將令。不敢造次。衆聞之。卽由寨主宋江與軍師吳用商酌應付方法。用乃募令勇士往打擂台。燕青挺身而出。應令願往。用卽令前去。黑旋風李逵時亦願往。用令爲青副。二人旣去。用更令花榮林冲潛往泰安。迨燕青李逵得手以後。宏苟率兵追趕。卽助之襲殺。二人又易裝如客商。應命出發。用仍恐有失。又令秦明王英扮腳夫混入城中。相機助事。且命各女將如顧大嫂孫二娘扈三娘等。分扮乞婆。爲諸好漢策應。以戴宗扮公差。時千扮花子。往來探聽消息。投遞密信。佈置旣妥。遂坐待凱聲。迨燕青李逵抵州。與任原鬪力。果一刀刺死。方謀回山。宏已得耗。追殺。幸賴花榮林冲秦明王英沿途襲擊。宏部猝不及

防。聲勢稍蹙。迨將數人殺退。又逢饒勇女將。截路大戰。其勢益殆。時千乃當王  
宏忙亂時。用箭射死。衆將遂從容歸報梁山。

### 磨房產子

遭際得時。起身草澤。一躍而南面爲帝。君臨天下。非匹夫極得意之時乎。願當  
未遇之時。所遭困辱。亦往往十倍常人。若五代劉智遠。困頓無聊。殆尤有較漢  
高光武爲甚者。豈孟子所謂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者。事理  
固應然歟。智遠生有膂力。然家世困苦異常。少爲李氏贅壻。卽依李氏爲妻  
名三娘。性本柔懦。又以其夫坐食依人。不知事事。一家咸加以白眼。迨三娘父  
母相繼去世。內嫂劉氏。益不善二人。夫婦受人窘辱。愁嘆無計。祇以仰食他人。  
不得不逆來順受。旋天誘其衷。智遠於後園石匣以內。忽得盛甲全具。并梅花  
點鋼之鎗。因覺悟投軍。辭三娘以出。三娘意雖不忍。以智遠封侯有志。亦不之  
阻。然劉氏以三娘一人留家。待之愈酷。不僅備役如牛馬。卽非牛馬所能任者。

亦一一委諸三娘。三娘爾時已懷孕數月矣。劉氏竟不稍爲顧全。嚴加督飭。必欲其工作。日磨麵粉數斗。三娘忍痛從之。日者胎氣衝動。竟生產於磨房之中。卽在常人亦必加以憐憫。令其休息。顧劉氏竟萌毒念。力奪三娘小孩。拋棄後園池畔。幸其鄰居竇老。見而救之。密告於三娘。送往邠州。蓋智遠立有軍功。已升爲邠州節度使矣。竇老旣蒞智遠所。卽舉子奉之。告以三娘困狀。智遠厚待之。並迎三娘歸。

劉美案

此爲柳林池後本。所以形包拯之忠勇敢爲也。陳世美旣以狀元郎爲駙馬。棄其前妻。置不顧問。前妻秦香蓮。遂投告包拯。拯准其請。卽命書狀以進。香蓮退而求人書寫。人以控告駙馬。罪情重大。俱不敢從事。香蓮不得已。又哀於包拯。拯卽勒令部下爲之代寫。狀就而傳世美。世美忽以韓琪自殺。誣拯部下王超。帶令求拯審訊。意以難拯。拯辨其誣。強爲卸其刑具。且傳香蓮。責世美以棄妻。



再娶之罪。世美不承。以駙馬勢燄。強辭壓制包拯。拯憤。升堂審訊。勒令世美去其衣冠。科以重罪。世美大驚。從人歸告公主。公主聞耗。傳駕至包府。爲世美救。援包拯意。令公主與香蓮認爲姊妹。使世美承罪了事。而公主堅執不從。時以皇家聲勢。高壓包拯頂上。逼令釋放世美。包拯不應。以世美罪大惡極。且將殺之。公主不得已。奔告國太。國太亦急命駕出宮。蒞包拯府前。卽提香蓮審訊。香蓮詳呈以世美前事。國太怒曰。敢冒皇親。爾誠膽大哉。命人痛責之。香蓮不得已。擊鼓求包拯伸冤。拯以國太母女。不顧是非。但知以勢欺壓。卽決心棄官。徇法。自免其冠。傳命依法誅陳。國太救護不及。亦無如何也。

### 劊包勉

此亦包拯正直史也。拯奉命往辰州放糧時。丞相王延齡司馬趙斌。同餞別於長亭。拯姪勉。此時亦奉母命。爲之餞行。進見以後。私爲趙斌妄談隱事。勉本好戲言。卽自陳當爲岳州小沙縣令時。曾得贓銀十缸。因致富厚。斌本小人。以拯

清廉自矢。雅有直名。卽故意揭於拯前。拯聞而怒。卽命架定銅劍。置勉於法。勉大窘。求趙懇情。趙有所要求。猶豫不卽允。勉許以三千。趙始爲之緩頰。拯不從。勉乞王固肯。王從之。包仍不允。二人辭謝不敏。令勉自求。勉涕泣而前。痛自悔罪。拯幼時本不見愛於母。賴勉母乳之。因得生存。蓋拯與勉二人在行輩爲叔姪。在情誼則猶兄弟。卽論年齡。拯勉亦不相上下也。拯見其哀求。回念前情。不覺憐之。遂免其罪。趙卽據爲己功。向勉索其酬謝。勉以己之得脫。非由趙力。却而不承。趙因以冷語挑拯曰。公赦勉命乎。拯曰。然。以諸大人殷殷爲之請求。令學生不容不允故也。趙冷笑曰。是誠然。勉苟劍死。誰則爲汝包家掙銀者。拯憤卽傳勉來前。掩淚命人鋤之。修書拜上其母。以情詳告。且慰勉之。謂勉雖死。有包文在膝下。不患寂寞也。佈置旣妥。與王趙一聲再會。車兒西向馬兒東。此正直之包拯。昂首向辰州去矣。

馬超。三國時勇士也。以曹操有殺父之仇。起兵伐之。中操反間計。與部下自疑。爲操所乘。遂致大敗。退入西羌。乃結好羌兵。重謀討操。又慮兵力不足。與冀州刺史韓康。雅有故情。超卽遣部下龐德。前往借兵。康侍操甚恭敬。慮攪操怒。與參謀楊阜商酌。以定從違。阜堅阻其允諾。且當德前。痛斥超背謬不足爲人之跡。龐德大憤。舉情歸告馬超。超怒曰。有是哉。卽起兵攻之。康聞其耗。遣使向夏侯淵求援。淵以未奉曹操示諭。不敢擅動。康計窮力盡。卽開城降超。楊阜阻之不及。亦倒鋒迎奉超。超本無謀。以康事急請降。謂非真心。斬首以殉。而楊阜狡滑多詐。僞示趨承。則好而重用之。旋阜薦其同黨梁寬趙衢爲軍官。暗爲圖超助手。超不之知。阜當超前。又飾辭請假葬妻。實卽奔求於歷城。姜敘乞兵圖超也。超不知其計。允之。未幾。敘允阜出兵。命校尉尹奉趙昂屯祁山。作犄角之勢。探子得情。舉以告超。超急率馬岱龐德。殺往歷城。敘卽偕阜應戰。奉昂以祁山之衆。夾攻馬超。而夏侯淵又於是時奉操命令。出兵助戰。超以是大敗。奔回

冀州而梁寬趙衢於時竟閉門不納。且以其妻子十餘口。一一在城樓上殺死。以其屍首擲向超前。超氣憤填咽。幾以是暈絕。返馬逃奔。乘夜經歷城前。守城者昏黑不辨。認爲敍阜回兵。開門迎入。超乘其不備。驟馬殺入。舉姜敍趙昂尹奉家屬。在城中者盡戮而去。

燒棉山

晉文公自復國正位以後。大賞羣臣。以從亡者爲首功。趙衰、狐偃、狐毛、魏犢、先軫、顛頡之徒俱是。獨遺介之。推蓋推性狷介。歸國後卽托疾隱居。不以官祿干文公。文公以是忘之。然當從亡之時。推功較趙狐等尤巨。落魄途中。文公飢不得食。推嘗刲股進之。迨後見狐偃等俱有爭功之心。不覺嘆曰。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下議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恥居其列。遂托故辭歸。立志不食其祿。隣人解張與推素善。以文公賞不及推。不覺爲之怨懟。旣而見國門懸有詔令。許有功遺賞者。得自陳。解爲推地。卽欣然往告。推母亦勸之。推執拗不

從母見其志堅。亦喜曰。汝能爲廉士。我寧不能作廉士母乎。推坐是。卽負母奔隱棉山。深林窮谷中。結茅居焉。以草爲衣。以木作食。不與世通聞問。故舊亦絕鮮知者。獨解張知其處。爲作龍蛇怨詞懸於朝門。有句曰。衆蛇入穴。皆有寧宇。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得之。知爲推懟怨而作。急自承過。遣使敦召。不得。號其鄰右曰。有能言推隱處者。并官其人。解張聞耗。遂進述推逃隱之事。文公卽拜張官下大夫。卽日往棉山親訪。窮搜數日。不得其跡。文公問計從者。用何法能使推出山。從者以舉火焚林說進。文公度推純孝。果舉火。必負母出避。決無累母共死者。從其謀。舉火以迫推出。而推終不出。火熄三日。得其骸骨於枯柳下。則母子相抱死矣。文公懊喪自責。至於涕不能仰。厚禮葬之。命以棉上之田供其歲祠。

### 罵楊廣

隋文帝篡周以後。已立長子勇爲太子矣。惑於獨孤后及楊素讒言。竟廢勇立

次子廣。廣荒亂無道。當文帝病時。竟私戲父妃。妃以白帝。帝乃知廣不肖。卽欲召勇廢廣。廣懼。與楊素合謀。遂殺帝自立。又恐勇判。亦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殺之。朝臣懼禍及。俱不敢持異議。時有伍建章者。三朝元老。爵齒俱尊。獨剛直不肯阿附。廣雖不快。然以其負時望。亦不敢無端加罪。遣使宣召。命草詔以頒發天下。建章奉命。爲之書詔曰。老王宴駕。新君嗣位。昏憤無道。攪亂朝綱。欺母奸妹。殺兄盜嫂。子納父妃。敗壞倫常。天良何在。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天下之人。恨不得食爾之肉。爲此草詔天下。凡廣自立時罪孽。一一宣之於朝堂之上。蓋自撞此命。徇禮法中矣。廣見詔果大怒。立命誅伍。宇文化及以其有重名。起而言曰。建章雖無狀。然爲老臣。敲其牙而割其舌。亦足以抵其罪。廣從之。伍痛極而殞。垂死猶大罵不絕。建章旣死。以其子雲召。方領重兵守南陽。苟不誅滅。恐致後患。乃命韓擒虎率兵捉拿。於是有南陽關一劇。

罵王郎

諸葛亮既取天水安定南郡。兵出祁山而後。魏都大震。急命曹真爲大都督。郭淮副之。以司徒王郎爲軍師。起大兵禦之。既臨前敵。真下戰書於諸葛亮前。亮從其命。卽於次日出陣。王郎以老而不死之身。自詡口才。便給。在真說下海話。謂明日出兵。但須老夫一言。順說亮前。必能使之不戰而降。真從之。令郎與亮在陣前謀面。朗先躬身謂亮曰。久欽先生抱經世之才。有治國平天下之略。隱居隆中。自比管樂。則出山以後。自應扶保明主。奉事聖君。奈何爲梟雄劉備所用。竊據片土。苟安蜀西。豈非背天道而逆人情哉。亮曰。異哉。司徒言也。我主本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元孫。出身正大。心志高潔。統領義師。掃蕩海內以來。常存安漢興劉。匡正天下之志。豈能與篡逆不道者。相提并論哉。郎曰。神器無常。歸於有德。漢世數盡。亦天命有然也。憶自黃巾擾亂。叛逆蠱起。董卓犯帝。催汜行凶。袁術稱帝於壽春。袁紹稱雄於鄴土。劉表佔據荊州。呂布虎吞徐郡。生靈塗炭。社稷無主。我太祖武皇帝。以雄偉之姿。掃清四海。平定八方。天命攸歸。

遂登帝位。奈何誣爲篡逆。吾意先生解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苟能歸順我主。不失公侯顯爵。負隅不服。以圖僥倖。則非某所敢忍言矣。亮啞然失笑曰。吾意汝爲漢朝老臣。食君祿者。報君恩。必有高言。令人折服。今如此。何以爲人。況自桓靈以來。國亂歲凶。時遭變故。遂致狼心狗肺之徒。皆食祿於廟堂。奴顏婢膝之輩。俱垂紳於殿閣。勢危國殆之時。乃有我昭烈皇帝。親承漢統。踐位西川。數不該絕。天意可知。汝旣爲叛逆之臣。自應藏頭縮首。今竟在行伍之前。胡言惑衆。相鼠有皮。人而無誼。汝可以死矣。朗撫躬內愧。不覺氣憤而死。真不得已。乃引兵暫退。

罵閻羅

宋高宗南渡後。有書生郭胡迪者。質直好使性。自岳武穆爲秦檜陷害。以十二金牌調回以後。卽將其父子三人拿京問罪。旣交大理院三法司審問。卒陷害於風波亭上。一時聞其耗者。莫不悲憤填咽。以胡迪爲尤甚。時值大比。正來京



應試。寄居於天齊廟內。聞狀痛絕。以爲天地鬼神俱有偏向。不覺憤激成狂。廟中老道。竟爲痛毆。老道名陳貴。與秦檜音有相類。胡迪誤陳貴爲秦檜。毆之益烈。旋分割明白。老道已受一頓痛打。無可如何。自承晦氣而已。旋胡迪令之導入參謁廟像。忽有禮佛者至。焚香甚虔。胡迪私念神鬼無靈。祈禱何爲。旣入後殿。則塑像莊嚴。堂皇高坐者。五殿閻羅秦廣輝也。胡迦一腔孤憤。根觸無聊。卽反青天湛湛不可欺。善惡到頭有報應之意。謂爲青天可欺。善惡無應。閻羅見而勿善。拘胡迪到陰司。將治以罪。胡迪侃侃詰辨。謂青天果不可欺。善惡果有報應。則忠直如岳武穆父子。奈何不善於死。爲奸檜所害。而奸檜暴戾姿睢。無惡不作。奈何令其長享富貴。是非顛倒。能不令人扼腕。閻羅以其剛直。亦頗欽敬其爲人。則善語之曰。岳家父子。死後已登仙籍。萬代馨香。享不盡人間供奉。秦檜夫婦已在地獄受罪。受陰司之罰。何得謂爲無報。語已。令鬼役導之遍觀各種地獄。見岳公早昇天界。已與閻王分庭抗禮。而秦檜則枷鎖不得自由。狀

甚慘苦。胡迪始行悅服。閻羅乃放還陽。

歸夢

我國本有納妾舊習。而妾之所出。不論爲子爲女。咸不甚優禮。與嫡婦所出。體制若迥殊者。是亦舊家庭不平等之一端也。有賈吳士者。卽坐庶出之故。常爲兄嫂所厄。吳士因別其瞽母與未婚妻紫菱。出外求學。俾謀學成歸家。一吐兄嫂惡氣。嫂潘氏。本奸惡婦人也。得是間隙。卽思設計置紫菱於死地。遂謀一借刀殺人之計。便紫菱死後。不居其罪。不幸事未成。而爲顧鐵拐偵知。顧鐵拐者。游俠士也。知吳士兄嫂。以紫菱爲眼中釘。欲甘心者久矣。時密察之。遂得其耗。乃痛毆潘夫俊友。俊友怨甚。卽誘使一無賴。令殺顧鐵拐。顧鐵拐旣死。俊友卽藉以媒孽紫菱。紫菱無以白。嘔血而死。迨吳士學成歸鄉。旣悉其耗。不覺大忿。遂灰心世事。負其瞽母入山。隱居不出。俊友昧己害人。卒仍爲周發富刺死。潘氏與發富。固有隱事。以合謀故。逮入官中。同斃於獄。

## 戰北原

戰北原者。演司馬懿使部將鄭文。至蜀營詐降之失敗事實也。懿使文詐降時。藉辭於用人不公。謂文與秦朗同隸懿部下。然文武藝出朗。而懿徇私抑文。使秦朗爲先鋒。文隸其下。因此不服。憤恨來降。亮恐其僞。聞文所言。意猶未決。忽秦朗前來挑戰。亮卽使文出應。一觀其究竟。文衝馬出營。戰才一合。朗卽隨文手下殞命。亮至是始知其詐。蓋朗文俱大將。朗卽竊位素餐。亦未必無用。至是鄭文甫蒞蜀營。秦朗卽蹤至求戰。有意於堅人信念。意可知矣。故於鄭文躍馬提首歸蜀營報功之時。卽詰其隱情。訊之曰。司馬懿營中。究有幾個秦朗。鄭文欲飾辭譎辨。亮以斬首恐之。鄭文不得已。乃以情告。謂實受司馬懿命。來營詐降。謀裏應外合。劫君營舍者。頃挑戰之秦朗。固僞飾也。亮就其成計。命鄭文修書報懿。請懿劫寨。懿幾受其愚。卒以其子司馬昭精細。勸懿派人前往。勿蹈虎穴。懿從之。使秦朗往探虛實。亮業已有備。朗遂中計。戰死亂軍中。鄭文亦卽爲

亮所殺。蓋降非本心。留之必有變也。懿於此役。賠了夫人。又折兵。假秦朗與真秦朗。同死軍中。此詐降之鄭文。亦終不免。盤輸一着。滿盤皆錯。甚矣用兵之不易也。

戰蒲關

英雄志士。所以能成大事。立大業者。以得人望也。解衣推食。甘苦共人。俱得人望之道也。若是則漢王霸守蒲關時。糧盡援絕。殺妾以犒軍者。亦扶持人望。勵人以忍死爲用之方耳。非忍心也。霸當連戰不利。堅守蒲關之時。敵將胡英。知城無餘糧。不能久持。率兵軟困。但斷其糧餉接應之路。不與挑戰。謀坐待其糧盡而降。不料霸素得軍心。城中人民。亦樂爲霸用。故食糧雖盡。而城仍不下。卒至戰馬耕牛。烹宰俱盡。犬猫生物。殺食已完。卽降而至樹皮草根。亦漸行食盡。人民至易子而食。折骸而炊。慘苦遍嘗。軍民始漸有異志。然仍爲霸坐守。未願卽以城獻。霸得人望至是。軍心可知矣。然自知軍衆已困苦備嘗。苟不設計撫

循則逃死就生。人情所同然。部下卽俱明理。欲勉從主命。然衣食民天。勢亦有所不及。則變亂之起。可立而待。徐艷貞本霸愛妾也。霸以四顧無足犒軍者。不得已謀殺艷貞。勞衆帶劍而進。謀掩入刺之。不意艷貞正於是時。在園中焚香禱視。默求天佑蒲關。使救兵早到。退賊救主。以全一城軍民。痴心殷殷。忠盡可念。霸以是不忍下手。仍握劍退出。旋鼓噪聲起。訊之。知軍民以乏食已久。擬譁變逃生。霸籌思無計。焦急萬分。乃解佩劍付僕劉忠。令將入向二主母借糧。忠知其意。涕泣以告艷貞。艷貞省悟。卽奪劍自刎。忠不忍見其主母獨死。亦痛不忍生。隨之殉也。霸得二尸。卽煮以犒軍。軍心大感。忍餓爲之堅守。卒得援師解圍。故此劇亦名殺妾犒軍。

### 戰長沙

關羽豪邁好勝。諒爲讀史觀劇者所盡知。故當趙雲張飛得桂陽武陵二郡之後。羽卽上書先主。自請取長沙以敵二人功績。先主許之。卽遣張飛往荊州代

羽使羽得引軍出發。飛抵荊州。羽率校刀手五百以行。直薄長沙城下。長沙太守韓玄。急與老將黃忠等議迎敵之策。先使楊齡應戰。羽數合誅之。更命黃忠出迎。則將逢敵手。交綏一日。竟不分勝負。二人惺惺相惜。私自愛慕。次日更戰。羽擬以拖刀計取之。而忠以馬失仆地。羽不忍下手。以生平自許。不斬落馬之人一語。爲告於忠。釋之使去。於是兩軍收兵。仍無勝負。迨翌日更戰。玄以忠長於射。囑用箭死羽。忠應命。以羽義勇薄天。感其不殺之恩。故於交戰之時。雖詐敗誘羽回馬。以便放箭。然弓弦虛拽。一時不卽下手。迨當箭發之時。又祇射中其盔纓。不傷毫髮。以示報其昨恩。兩軍旋即收兵。而鏖戰一日。仍無勝負。忠退入城後。玄以其日來戰爭。似有詐意。喝令斬首。忠引頸就戮。初無憤意。忽爲義陽魏延所聞。憤玄無端殺戮大將。卽救忠殺玄。率百姓出降。忠攔阻不及。托病不出。迨先主孔明得羽捷書。相繼入城安民時。親至忠第。屈請忠。乃感服降備。嗣在蜀數建奇功。爲五虎將之一。

## 戰樊城

戰樊城亦名殺府逃國。演楚伍奢父子被殺事也。當奢傳太子建時。因直諫平王之故。被佞臣費無極所誣。平王納其言。下奢於獄。謀殺之。無極恐奢二子復讎。擬誘而并誅之。以奢二子伍尚伍員。俱有出人才智。方鎮守於樊城故也。因往獄中。逼奢修書招其二子。修不敢抗。從無極言。爲函招其二子。二人既得文書。尚卽應命欲往。員不可。曰。函中雖有進京陞賞之言。然奸佞在朝。忠良見害。我父忠直。何能容身。則此函之發。或有他意乎。尚曰。自古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之言。父命所在。烏能不行者。員曰。兄言雖然。而函中語意。似有含蓄。則非父本意所在可知。我不願行。尚曰。然則兄一人進京。設有不測。弟鎮守樊城。豫作準備可也。員應命。卽遣家將一員。隨尚入京。爲衛護。迨抵國門之前。果卽爲平王所捕。卽與奢同時斬首。家將慌歸報員。無極知員在樊城。聞耗必有不測。卽顯議平王。令人設兵往捕。爲斬草除根之計。平王從之。卽傳武林赫率領三千

人馬往征樊城。捕拿伍員。員聞而大憤。趨出應敵。飛一箭射武。武應手殂。員乃從容出奔。依吳爲報仇準備。

戰太平

乘時猝起。竊據一方。勝則爲帝。敗則爲虜。俱丈夫事也。若以兵敗之餘。畏首畏尾。乞憐圖存。斯不足齒數之懦夫耳。我觀戰太平一劇。見花雲就死不屈。用嘗慨之。當元末亂起。羣雄俱謀竊據。花雲者。勇士也。從朱文信佔據皖太平府。會爲江西陳友諒所困。雲擬堅守府城。遣使求援。然後爲夾攻之計。蓋以友諒勢大。非此不能取勝也。文信一鼓作氣。不從其計。堅令花雲出戰。雲不得已臨陣。卒爲友諒部衆所敗。仍退入城中。私料文信不從其言。必遭敗滅。預逼妻自盡。免致被辱。又令妾裝瘋。負其幼子出逃。以延血祀。瑣屑家事。擗擋旣訖。卽又偕文信與友諒死戰。衆寡不敵。卒至力竭被擒。雲當擒後。囑文信萬不可作乞憐之語。自遺羞辱。文信求生念切。猶豫不能遽決。迨見友諒。雲強立不跪。正痛詈



其無義。時文信忽伏地哀求。貸其一死。友諒深愛雲才。故於哀求者。竟加以誅殺。於怒詈者。反降座勸降。卒以雲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毒詈痛罵。無所不施。不得已。亦令其就死。將以亂箭射殺。於時花雲得一狡計。忽僞稱願降。友諒喜釋之。雲卽乘機拔刀向人。擬僥倖奪出。另謀報復。卒爲友諒部將所圍。力竭自刎。嗚呼。視死如歸。雲非大丈夫而何。

### 戰潼台

朱溫爲汴梁節度使時。值滄州節度使王鐸。入朝賀唐昭宗接位。道出汴梁。爲溫所劫。素審鐸有愛女。有美色。艷名遠布。遐邇爭羨。強聘爲己媳。鐸求脫身。不得已。允之。然鐸女久許聘於潼台節度使岳彥真子存訓。爲婦。溫亦知之。遂當鐸歸任時。令弟朱義子友珍。同往搶親。鐸無如之何。暗遣使者通信彥真父子。存訓聞耗。因欲要截於半途。彥真從之。卽發兵調將預備出發。時劉智遠隸存訓帳下。爲裨將。自請爲先鋒。彥真父子從之。鐸女竟爲奪得。友珍且以此殞命。

溫聞狀大怒。率兵圍攻潼台。彥真大驚。智遠又請出戰。彥真考較其武藝。果覺饒勇出人。遂命率兵五百抵禦。智遠既出。奮勇將溫衆殺敗。潼台賴以保全。從此脫穎而出。威名大震。

戰宛城

李傕郭汜。自董卓被誅以後。卽劫帝謀亂。曹操旋興大兵誅滅。又以李郭餘黨張繡屯兵宛城。結劉表興奪駕之念。率大軍十五萬往討。深恐軍士失檢。致離人望。遂下令各軍沿途不准踐踏青苗。違者斬首無赦。各軍凜然從之。不意操之坐騎。見斑鳩而絕銜驚馳。反致自犯軍令。不得已將坐騎斬殺。並自割髮一綰。以爲首代。曰。軍令不可違也。故戰宛城一劇。亦名割髮代首。旣薄宛城。繡驚駭失措。從謀士賈詡之言。迎操歸降。操乃整兵以入宛城。奸雄本性。謙恭下土。掩盡世人耳目者。當此所向得利。躊躇滿志之時。忽呈露其本來面目。渴念女色。欲人侍奉。其姪曹安民。以乃叔之動色不寧。知其意有所在。遂脅取繡嬖鄒。

氏至府。薦操以枕席。兩情繾綣。鄒卽隨操至營。繡聞而大怒。曰。我以操爲人也。今若是。誓死不降。遂用賈詡計。先以己兵移屯中營。訪請一力士。曰。胡車兒者。蒞操營中。密將操衛護典韋雙戟。盜去。然後乘夜巡之時。放火爲號。起而襲操。操時方與鄒氏共飲帳中。宴笑逸樂。不意亂軍進襲。急喚典韋保護。韋起自睡夢中。遍覓不得雙戟。徒手搏衆。雖甚勇猛。卒被創死。操從小路奔逸。賴所乘良馬。能衝波渡河而過。身因得脫。然亦被創數矣。奸雄阿瞞。於此役也。奸相盡露。幾不得脫。亦可知假仁假義。飾善之正非易易也。然則僞飾欺人者。亦可以休矣。

## 十七畫

### 濮陽城

曹操敗史有四。潼關遇馬超。赤壁遇周郎。宛城遇張繡。濮陽遇呂布。俱創巨痛。深。身幾不得脫。而卒倖脫者也。濮陽城一劇。卽窘於呂布之時也。當時呂布正

據濮陽。曹操以家庭積恨。極全力進逼。布參謀陳宮。本有智略。操慮其設謀敗己。擬以言語動之。使離布而去。則布有勇無謀。不難取也。遂於陣前招與交言。曰。公臺本義漢。奈何助反賊。爲逆天之舉。宮笑曰。我以汝爲人。故於汝刺卓。不中。圖形捉汝。爲我所獲之時。拋官棄印。釋汝而逃。又烏知挾天子以令天下。希冀異器。奸惡更甚於卓乎。我甚悔前之不殺汝也。汝果知自愛者。當退軍守界。不勞民動衆。以殃天下。至此何爲。操曰。公臺悖哉。操念舊德。故寬假於汝。汝曷三思。苟能擒呂布獻城池者。富貴不難。不然。非操非忍言矣。宮怒曰。奸賊以宮爲何人。卽命軍以播石擊之。操退入營中。令軍中出戰。日暮不分勝負。宮乃獻計於布曰。田氏者。濮陽富民也。苟使之往報曹操曰。布在濮殘民以逞暴虐。無道。民怨怒久矣。今幸與陳宮往黎陽佈置城中。空虛。小民等願引大軍入城襲取。以出水火。我二人更匆促示出行之狀。則操中計必矣。布從之。操引軍入城。中伏大敗。操鼠竄不及。遇布蹤至。賴有急智。高呼曰。彼前面騎黃馬者。曹操也。

布信之。躍馬上前。因得倖脫。迨匹騎回營。損兵折將。不計其數矣。

### 鎖雲囊

女盜梅花娘者。俠義爲懷。盜亦有道者也。一日。聞名宦朱氏嫁女。意奩具必甚豐厚。乘間往盜。忽見女偕母哭泣甚悲。奇而訊之。始知朱祇母女二人。爲無賴花光訛詐。逼女爲嫁。固非愿意也。梅花娘聞而憤曰。光固無賴。不知何語以詐夫人者。母曰。女父去世久矣。光利用之。謂女父在日。曾借渠家紋銀萬兩。至今一算本利。計須十萬有餘。追索強迫。謂歸還則已。不然。卽嫁以女兒。且以傳家寶鎖雲囊爲奩。大娘試思之。十萬金何物。伶仃如我母女。能籌措以與之乎。勢不得不從。是以啜泣耳。梅花娘曰。然則我代女往。視花某如何處置者。母搖手曰。此大難事。何敢勞動姑娘。梅花娘曰。我自自計。母曰。其府第深蘊。恐大娘代我女去後。更難再出。梅花娘自負曰。夫人放心。我既有進路。自有出路。母曰。事苟發。我母女殆矣。梅花娘曰。是可避往我家。遂送之出門曰。但順此路前去。見

有紅燈一盞。舉手叩之。必有前來啟門。夫人無懼。但請率女逕入可也。朱母女從之。果有人納入。朱母告以故。其人卽請入內暫避。時梅花娘已喬裝朱女之狀。爲花光接入府內。洞房之夜。光請求看鎖雲囊。梅花娘促其焚香。謂看此寶物。須焚香以昭誠敬。光從之。取而燃點。香固有迷藥者。光爲所中。遂倒椅上。暈去。梅花娘從容易光衣冠。啟門携囊而出。迨光醒覺。報官。梅花娘已護送朱氏母女。避往金閨去矣。

鎖五龍

李世民以雄武之才。收羅豪傑。創唐代一統之基。當滅王世充時。賈家樓中英雄單雄信。正爲世充駙馬。以唐兵圍攻甚急。世充以一城之衆。數戰不利。雄信遂存與城俱碎之心。單人匹馬。出赴唐營。一時爲之斬殺甚衆。世民大驚。急合衆英雄并力敵之。雄信隻身雙拳。技無所逞。卒爲尉遲恭所獲。世民欽其忠勇。再三勸之歸降。雄信不爲之動。世民不得已。命殺之以全其節。左右如徐茂公。

羅成程咬金等俱與雄信有結拜之誼。雄信能降。固爲諸人所甚願。雄信不能降。徐羅諸人亦無如何也。遂當臨刑之時。互爲雄信把盞。以示悼惜。雄信以徐羅敵黨。憤不與伍。於世民酒盞。既推却不飲。茂公進而以天命爲辭。曰。五弟今被擒。有天意在。幸毋怨兄。兄亦不能爲力也。雄信怒曰。汝何得巧言。唐兵俱汝所謀也。汝不憶結義之情。逼人至此。人面而獸心耳。多言何爲。亦却其酒盞不飲。茂公退。羅成繼之。雄信亦加以怒斥。迨咬金以小丑口吻。花言巧語。以動之。曰。單哥請飲此酒。酒罄以後。保哥魂赴天臺。雄信始盡一杯。咬金又以一杯進。曰。哥請更盡此酒。保哥魂赴蓬萊。雄信不覺又爲之盡。咬金更以三盞進。曰。請哥更盡一杯酒。慢慢兒將他們一刀一個。一個一刀。只把我丟開。就是雄信以其言語中懷。卽又盡之。咬金退。世民卽令尉遲恭行刑。以尉遲恭與雄信無交誼故也。雄信豪邁一世。至是被殺。遇非其主。亦可慨矣。

### 襄陽宴

劉備寄居新野縣。依荊州劉表時。表後妻及妻弟蔡瑁。俱嫉其得人望。屢進讒言表前。令表死之。表以親親誼。不從其言。且以其得新野人民愛戴。益重其人。及表召九郡四十一州牧大宴時。適以疾作。不能酬酢。遂央備爲庖代。備應命而至。瑁乃謀乘此時機。暗伏甲士於席間。殺之以意告諸蒯越。越以備有趙雲衛護。恐其忠勇不能成事。爲勸瑁不從。以爲有暗伏甲士之衆。雲卽天人。亦何能以一敵衆。計出萬全。殺備必矣。蒯唯唯曰。若然。請更設一武將席。令副將文聘王威二人陪侍。趙雲入宴。成功更易。瑁從之。卽從事佈置。甲士旣埋伏妥當。更以其弟和守東門。中守南門。勳守北門。防備萬一脫逃。若西門則有檀溪爲阻。知備不能渡越。不以兵守。未幾宴散矣。備與諸郡牧晉接酬酢。死機益迫。有伊通者。本瑁帳下士也。以備表表不羣。方有二心。遂乘間告備。令向西門出奔。備大驚。急托辭更衣。以雲方與王文二人酬酢。亦不及告知。奔入後園。坐其馬曰的盧者。鞭策直出西門。門吏阻止不及。以告蔡瑁。瑁率衆追之。備薄檀溪不



得渡。不覺策其馬曰。的盧的盧。人謂妨主。今日果然。蓋的盧本表以賜備者。曾有相馬客。謂此馬雖千里。然妨主不能騎。備遭此困迫。故不覺喟然嘆息。詎馬若有知。急欲一雪此言者。備語已。馬忽湧身而起。一躍過之。備乃得脫。迺遷過一隱士曰。司馬徽之家。遂宿於其莊。徽備言南陽隱士諸葛亮龐統之賢。備乃有訪謁之心。迨次日黎明。趙雲帶領人馬。竟至。同回新野。未幾。即備道往拜諸葛亮。策爲軍師。

### 龍虎鬪

當宋太祖趙匡胤被困河東時。毆陽藩正爲元帥。擅權驕恣。殺呼延壽。廷壽。廷太祖功臣也。族大人衆。家族俱在羅家寨。子贊。年未屆弱冠。而雄將之後。已虎虎有容。兩臂膂力過人。饒勇出衆。見者俱以大器目之。既聞父死哀耗。即率兵犯河東。報不世仇。匡胤軍士震於贊之勇名。無不望風披靡。匡胤不得已。自出馬臨陣。訊贊以所需。贊曰。報父仇耳。無他意也。匡胤曰。是固毆陽藩所誅者。何

爲對孤無禮。贊怒曰：非有君命，孰敢大膽亂殺！匡胤曰：然則護孤返朝，當膺上賞。贊曰：否，我豈爲富貴而來者。我報父仇耳。遂與匡胤交戰，不及數合。匡胤大敗，旋贊在戰馬之上，似作瞋睡之狀。匡胤得間，卽擬舉鞭擊之，以見贊頂現黑虎形而止。匡胤爲贊困，亦將舉鞭擊之，則亦見匡胤頂際有金龍發現，鞭不能下。知匡胤果爲眞主，卽離鞍投地，拜倒其馬前。匡胤猶恐呼延贊誣其下馬，令對天立誓。贊卽對天高語曰：呼延贊苟保主不忠，必死千軍萬馬之下。匡胤乃笑逐顏開，溫辭慰之。嗣贊果盡忠竭力，爲匡胤戡定羣雄。

龍鳳呈祥

此劇又名油漆匠嫁女，亦名一兩七。純舉齊東野人之語，以插科打諢取勝者也。劇謂明太祖當幼年，怙恃旣失，落魄無依，投親不遇，見路旁有大石，就而休憩，勞倦過甚，不覺入睡。忽有一油漆匠普姓者過，見其耳目口鼻均有小蟲出入，以爲蛇鑽七竅，後必大貴，遂呼之醒，訊其氏族。太祖一一告之，謂姓朱名洪。

武。金陵人也。父母雙亡。伯叔俱絕。孑然一身而已。普擬以女妻之。因又叩其曾否。聘定妻室。太祖以未聘對。普明告以狀。太祖喜而下拜。卽出張羅攬親之人。爲女攬扶。顧以賤役無所得人。遂思及一產婆鮑氏。鮑慮無酬謝。謂之曰。我去則去耳。但出門人。不外謀錢。須知老娘有規例在。一個小錢不收也。普曰。然我亦決不以一小錢給汝。鮑喜從之去。普又謀人選日。往請土作苟某。苟要以二兩紋銀。普求改爲一兩七。苟從之。至其家出歷書爲之查看。謂本日甚好。普聞語。卽令鮑攬其女出。與太祖交拜。事已。苟請求賞錢。普曰。然則君亦帶有器具在乎。苟不解。問曰。我須何器具者。曰。我固謂君酬謝一兩漆。不知君所需孰漆。生漆。不帶器具。又如何將去。苟曰。我謂一兩七錢銀子耳。普曰。我卽一文亦未有。何以酬君。苟爽然曰。我中君計矣。遂去。鮑繼苟索酬。普又無賴曰。我謂嫂一小錢亦不收。更何索者。鮑曰。小錢不收云者。謂須大錢耳。曰。然則我並小錢而無之。何來大錢。鮑亦氣沮去。語殊詼諧。然按正史。太祖后馬氏。卽貴妃中亦無

普姓者。則知此劇爲純出臆造。必矣。

薦諸葛

徐庶有謀略。少年義俠出人。好打不平。因殺人出亡。改名單福。投劉表不得志。歸劉備爲謀士。屢敗曹操。爲之用計得樊城。旋操探明福卽徐庶化身。用部下程昱之謀。招庶母至。令作書召庶。不知母識時務。明大義。以曹操奸詐。堅辭不許。且擲硯投筆。痛責其無人臣之禮。將激操令殺其身。俾其子益堅心爲備助。以匡漢室。操以其悖。將置之於法。仍爲程昱勸止。優禮容忍。旋程昱用計。誘得其親畢書跡。乃極意摹仿。爲僞書以招庶至。遣人賚之。投送備營。庶孺慕本深。得書以後。卽辭備求歸。備知不能強留。令於長亭餞別。親偕關張爲之把盞。待庶既去。又令軍士伐除一路樹木。俾遠視徐庶去影。庶感激滋甚。既去。又回馬返。謂備曰。主公莫謂庶去以後。無能用兵如庶者。臥龍崗前。有諸葛孔明焉。知天地識陰陽。韜略胸藏。兵戈滿腹。智計十倍於庶。主公能訪之爲助。滅曹不難。

備曰。備聞之久矣。曩隱士水鏡先生。亦曾舉薦。謂臥龍鳳雛二人。得一足以興劉。庶曰然。鳳雛姓龐名士元。隱居襄陽。才略輿諸葛無大上下。惜行期促。不及與共往訪請耳。語已而去。備不覺潛然。迨徐庶已遠。備卽往請諸葛。

### 薛禮嘆月

薛禮嘆月。在獨木關前。蓋演英雄磊落。爲世所棄之痛也。薛禮者。山西絳州龍門人。自幼父母雙亡。好習拳棒。精通武藝。有乘風之志。發從戎之思。顧首次投軍。以身穿白袍被黜。二次又以禮字仁貴。與士貴一字相同。有犯其尊嚴。蓋招收投軍。俱總兵張士貴之事也。卒至三次投軍。得程將軍令箭。始納爲火頭軍。從士貴出征以來。屢立功勳。卒爲士貴所抑。不能自見。日者太宗被困於鳳凰山。爲敵將蓋蘇文所逼。幾致不免。禮見之。卽出而救護。力誅蘇文。太宗見之。疑與夢中人酷肖。蓋太宗曾夢賢臣濟助者也。欲追呼之。而禮去已遠。太宗乃謀查其下落。慮無人可遣。元帥尉遲恭。自請出行。太宗慮其縱酒。爲張士貴所欺。

恭自謂戒去。迨事竣再飲。太宗乃以戒飲金牌賜之。俾懸於胸前。常自惕念。然後付餉十萬。按名發放。使薛禮蹤跡。得以發現。不料士貴聞耗。先以計欺仁貴。謂尉遲恭將訪其蹤跡。拿往問罪。仁貴大驚。士貴乃示恩匿之於山神廟中。迨恭點名發賞之時。士貴又以酒爲茶。進恭前而醉之。恭不覺闔眼睡去。遂致誤事。醒而大悔。慮無以報太宗。不得已微服出巡。暗中向各營頭探訊。知匿山神廟中。恭逕蒞其前。則禮方對天長嘆。自訴其功績。恨無由見人。恭見狀喜極。卽冒昧掩上。欲抱其腰。禮返顧。知爲尉遲恭。不覺大驚。推恭而逸。迨恭起身。則禮逃逸遠矣。嗚呼。蓋世英雄。見扼於小人。困頓至於如此。不亦可嘆哉。

黛玉葬花

紅樓黛玉葬花詩。有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林黛玉以傷心之人。遭傷心之跡。綠怨紅愁。須經一年冷淡。金迷紙醉。消受幾日風光。況寸心誰知。孤身如寄。椿萱並謝。螢獨無依。外母多

情雖稱寶愛。澆風繼長。究有難言。是黛玉性情。與花同其皎潔。而黛玉懷抱。亦與花共其傷悲。宜其於落紅成陣之時。別有感觸。而葬花埋香。有不可更緩者。已好讀紅樓夢者。無不知黛玉多情。亦無不知黛玉善哭。黛玉多情。固黛玉之長。黛玉善哭。亦黛玉之不得已也。黛玉以子影伶仃。依靠外家之身。心事如潮。淒涼誰訴。平生知己。惟有一寶玉。而多愁惹恨。性情各別。宜黛玉之不得不以眼淚。寄其生涯。於是乎黛玉以善哭名。寢寢有奪華周杞良妻之一席地矣。日者春去無痕。風光將盡。黛玉方與寶玉負氣未罷。依人生活。益見可憐。乃携花鋤。負香囊。搵淚出門。逕次沁芳橋前。檢集花瓣。掘地葬之。而寶玉以偶激黛玉。心彌自悔。方待蒞黛玉之前。負罪回嗔。偶見落花。卽思及黛玉感時不偶。傷花命薄。必有十分憐憫之情。不覺爲之搜集遺香。藉以安慰其心。果也凝眸遠望。有飄飄仙袂。行過花叢者。依稀黛玉也。窺其舉動。則葬花。聽其言語。則傷己耳。不覺心腸頓軟。出求於黛玉之前。掬心哀訴。低徊不絕。黛玉釋然。相共舉殘花。

遺玉收拾既遍。行行欲前。向賈母處午餐而去。

黛玉焚稿

林黛玉誠千古第一薄命女子哉。以論才。則出衆。以論貌。則冠羣。大觀園中。以此爲翹楚。賈府姊妹行。無有及其項背者。多愁善恨。身世可憐。人海茫茫中。僅一賈寶玉爲其知己。幼小同居。飲食互共。感情熱烈。固有其因。賈母王夫人等輩。乃必欲離隔二人。助成其金玉之緣。迫黛玉以就死。黛玉之心傷。黛玉之氣喪。黛玉不能倖免矣。時則寶玉正以失其與生偕之奇玉。心神惘惘。若有所失。言語舉動。乃發而爲似顛似痴之狀。賈母傷之。欲已其疾。潑辣貨王熙鳳。窺人喜怒者久矣。知賈母意志所屬。卽以締婚薛寶釵。爲寶玉之說進。賈母從之。然寶黛交好。衆所共知。着手苟緩。則風聲所播。聞於兩人。必多阻力。又以賈政新授江西糧道。出發在卽。乘機以急進手段。定賈薛之盟。寶玉二人。爲王熙鳳所隱。初未知情。傻了頭多事。竊聽而聞之。絮絮於襲人之前。叩寶釵來歸後之稱。



呼。襲人怒其妄言。舉手擊之。傻了頭。以是而泣。泣而遇黛玉。陳訴其情。黛玉特聞哀耗。心神木然。幾欲入魔。惘惘有頃。卽輕移蓮步。往質寶玉。寶玉因痴入病。不見黛玉者數日矣。靚之神振。卽直傾其臆。謂爲卿憔悴。我病固以林妹妹起也。黛此時甘苦備嘗。心如入迷。亦幾類瘋癲。侍婢紫鵑。急引之歸院。黛歸卽嘔血。鵑勸曰。人言非盡可信。姑娘幸毋自苦。黛泣不能語。先取寶玉所題手帕。撕而焚之。更以一生詩稿。悉舉以投諸火中。然後呼數聲寶玉。一慟而亡。嗚呼悲已。

## 十八畫

### 雙獅圖

薛剛。仁貴孫也。當武則天時。酒醉闖禍。爲奸臣張天佐所陷。滿門抄斬。無子遺者。獨剛婦紀氏。逃據寒山。爲盜。謀爲復仇之計。剛兄猛。時服官在朝。亦誘累殃。及被武三思所戮。童稚不能倖免。猛一子曰蛟。甫在襁褓中。亦綁至法場。不能

輕捨。幸有同朝徐策。與猛至稱相得。聞猛被害之信。往法場祭奠。於時暗將己兒藏金斗中。乘間換出薛蛟。挾之俱歸。蓋名門後裔。不忍其以此斬也。迨蛟年長。膂力過之。英爽不凡。惟無間自見。故衆亦不之知。至策拜相之時。日者偶往朝堂。蛟偕書童戲嬉門外。互博以門前石獅。舉起爲勝。童不之能。而蛟一手提之爲舞臺。旋策自朝回府。見石獅已易其處。問僮。僮懼受責。自承爲己所爲。策令試之。僮竭全力不能舉分寸。更喚蛟試之。則應手而起。初不費力。策知其勇邁。卽喚入祖先堂中。令蛟拜視。蛟見薛氏祖先。舉以問策。策爲詳陳其被難之情。謂爾非吾子。實薛氏後也。蛟聞而大哭。誓報其仇。策乃修書令投嬖於寒山。蛟難於別策。不忍卽行。策逼之。蛟始怏怏而去。爲嬖謀復仇之方。

雙投唐

隋末大亂。招人聚衆。割據一方者。所在多是。尤以瓦崗寨李密爲最強。人才濟濟。幾有高拱北辰之勢。惜馭下不善。自李世民興。密部下人心漸離。羣雄多去。

密投唐。瓦崗寨漸就衰微。寢寢有失敗之像。惟王伯當忠貞自矢。投密以後。卽不忍他去。已而見密兵勢日孤。屢爲唐困。伯當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卽事負隅。亦徒見窮蹙而盡。無裨大局。因卽勸密投唐。密以屢與唐戰。恐不納見辱。伯當遂先往世民帳下。探其意志。世民與其父淵。收羅英雋。惟恐不及。見伯當忽至。知密已有降意。遂許以重爵。謂密果來歸。前仇不計。更當封以王爵。嫁以公主。伯當以之覆密。密意始決。卽偕伯當共投唐營。路遇世民打圍。密拾一世民射死之雁。爲進見之階。世民乃引之見其父淵。淵父子待之甚厚。如前約。嫁以公主。然密南面稱雄。慣覺投唐以後。寄人籬下。無事不爲人掣肘。勢位雖顯。但在密每怏怏無聊。一日酒後。忽雄心復萌。就公主商起事之方。公主勸阻不及。遭密所怒。遂被拔劍死之。甫欲逃時。爲伯當聞悉。詰得其故。深怪密孟浪之失。相偕速逃。逃未遠。而世民追兵已至。二人恐被擒受辱。至斷密澗前。卽自刎而死。死時。伯當心殷救主。屍體猶掩護密上也。伯當亦勇矣哉。惜乎擇主不明。不

得善終耳。

雙搖會

我國自來有娶妾澆風。男子往往侈心於淫慾。不惜狎弄女子。三妻四妾。視爲常事。爲之妻妾者。欲求戀取媚。每好事爭攘。從茲閨房以內。時有趣事流傳。至於廣田自荒。春色難鎖。尤足遺家聲名譽之玷已。雙搖會一劇。卽形容妻妾爭風趣劇者也。謂有某士人者。授徒作嫁。舌耕爲生。有一妻矣。忽又心不自足。更取一妾以供淫慾。妻以士人娶妾以還。待遇不公。時有醋意。士人授徒他所。出外爲多。妻因乘間欺抑其妾。妾忍無可忍。待士人作客歸來。擬舉情訴之。未幾。士人果歸。以愛好其妾。入夜卽爲妾伴。不意爲其妻所知。心中妬絕。卽躡足至妾房外竊聽。視其二人會面之時。究作何語。頃之。聞妾切切低語。訴說其妻氏慘毒。謂自郎君出外以來。屢遭大娘毒打痛罵。不勝其苦。妻聞而大怒。卽打門衝進。從此二人卽吵鬧不休。士人不能爲左右袒。亦苦無法阻止。聞於鄰里。相

率前來排解。妻妾爭白以情。各有長理。鄰里亦不能爲之判解。乃定一月之中。妻妾各輪值半月。以爲公平正直。莫過於是矣。二人又各爭值上半月。叩其故。曰。月有大小。值上半月者。不受虧耗故也。鄰人不得已。又爲定搖會之法。謂得點色大者得上半。小者得下半。點出而妾大。上半月遂爲其妾所佔。事亦趣矣。

### 雙包案

雙包案。游戲劇耳。不值識者一笑也。劇情謂包拯放糧回京時。有黑鼠精已千年修煉。饒有異術。心以包公誠正。欲與戲謔。遂亦變爲包公模樣。與真人一般無二。卽侍衛走役。亦遣小妖精一一變之。無缺無漏。知包公鹵簿已及開封。亦迎之而上。包公入法堂。黑鼠精亦入法堂。南面高坐。與拯無異。拯不覺大詫。斥曰。誰敢變化人形。據坐老夫法堂者。黑鼠精亦如其狀言之。拯曰。汝豈不知龍圖閣大學士兼理開封府尹包拯之正直。曷早自顯原形。無遺後悔。黑鼠精亦以其語言之。拯本有照妖鏡。苟遇妖魔。出鏡以照之。無遁形者。至是遂言曰。我

有照妖鏡在。渠爲妖爲怪。照之不難立判。遂呼其部下王超馬漢。取鏡出照。不知黑鼠精修煉已久。道術固已優長。原形如何。非鏡所得而攝。因亦高聲言曰。我有照妖鏡在。渠爲妖爲怪。照之不難立判。亦呼王超馬漢。取鏡照之。而小妖精之變爲王超馬漢者。亦趨出呈鏡於黑鼠精。拯見鏡中無所得。無他方法。卽令王馬二人。將黑鼠精拿下。而黑鼠精於時。亦竟令其小妖精之化爲王超馬漢者。令拿包拯。拯不得已。開道赴天師府。拜表以求其究竟。黑鼠精始着急而退。此劇旣無事實。更無意旨。惟以一包變兩包。攪纏不清。以博婦孺矇笑而已。

雙斷橋

此亦白蛇傳中故事也。大旨謂白蛇精自嫁許仙而後。爲僧人法海所知。法海固白蛇精仇也。許愿進香山時。二人大鬪法術。白蛇精以邪不敵正。率爲法海天兵所敗。偕小青負創逃歸。小青者。青蛇之精。白蛇游杭時所收服者也。白蛇於塗中。縈念許仙。深自怨艾。蓋白蛇雖爲蛇精。而尙義正直。無殃害他人之

意其嫁許仙。亦圖久遠。非謀暫時結合也。卒以許仙薄倖。爲法海所蠱。憑空謀陷其婦。袖法海金鉢。將圖得間下手。從法海言。謂與白蛇將遇於杭之斷橋。因先往待之。時白蛇狼狽歸杭。細訴前情。柔腸百結。與小青且泣且行。忽覺腹中震震欲動。知受孕足月。勢將就產。行次斷橋。不期又遇許仙。小青憤甚。以法海之禍。俱由許起。欲揮劍斬之。藉舒憤懣。白念夫婦情誼所在。殷殷勸止。小青以白蛇故。姑宥之。白蛇乃泣訴其不義。且曰。腹中一塊肉。今欲振振下矣。君試思之。孰以置儂。更安所以置產褥者。許乃引至其姐夫之家。而小青憤憤不已。時思拔劍斬却。以除禍患。而白蛇終以不忍勸止。率遭其害。

### 雙沙河

劇情謂有兩小將。一高姓名能。一楊姓名仙同。俱丰貌翩翩。陳平一流人也。隨其表兄魏小生出征番營。交戰之時。遇兩番公主。一名賽美人玉寶。一名賽天仙玉珍。彼此於陣上一見傾慕。血染沙場。悲風獵獵。頓變溫柔綺麗之鄉。高能

楊仙同。固願以張瑞自居。而賽美人賽天仙。亦歛其暴氣。作西廂待月之雙文。復有張天龍者。番邦駙馬也。時方爲番邦督帥。兩公主既各眷異敵。卽助敵設謀。將張天龍殺死。劇中事情怪誕。無大意指。更無情理。惟京都四喜班名伶水仙花。以擅此劇名。

雙觀星

俗謂是劇爲石敬瑭時事。一名二童觀星。亦名石敬瑭觀星。與事實迥殊。細考此劇。實爲史建唐勦滅王鐵鎗彥章之本事。按史建唐。擅異術。爲關外李友金部下。當時晉王李克用。因唐昭宗被朱溫篡殺。竊位。率師聲討。朱溫部將王彥章。精擅武藝。饒勇善戰。以善使鐵鎗著名。聞者多呼爲王鐵鎗。而不名。鐵鎗之使鎗。有神鬼不測之妙。掀天動地之能。名將英雄。殞命於其鋒鏑之上者。不知凡幾。英名遠馳。海內無敵。所足與王抗手者。十三太保李存孝耳。然是時存孝棄世已久。遂令彥章雄視天下。莫能難之。克用部下。雖不乏名將。然一一爲彥



章所敗。聞者膽寒。軍心漸喪。克用雖會集各路義師。終如驅羊就虎。吻曾不能敵彥章於萬一。相持數年。勢窮力蹙。克用亦頹喪不能自振。不得已乞師於李友金。友金遣史建唐入援。佈陣於狗家曠。陣曰五方五龍。蓋以異術謀取勝者。彥章勇而無謀。卒喪陣中。朱溫以此失敗。故謂石敬瑭云者。當爲史建唐音聲相近之誤。然劇本中則明明佈陣前一夕。石敬瑭私與先鋒高行周。上山同參天象。查視東南西北中央五方二十八宿既遍。知彥章爲天宮擺渡星下降。見其晶光黯然。搖搖欲摘。因知彥章亡在旦夕。故設此陣。遂得成擒。

### 雙合印

明相海剛峯。剛直有聲。有董洪者。年少科第。爲剛峯所器重。密保於朝。得爲八府巡按。洪奉命以後。巡視各方。雷厲風行。不稍寬貸。勢豪土棍。凡在其宇下者。無不動魄驚心。改行斂跡。獨有劉玉龍。以有朝廷奧援。橫行如故。洪久聞其劣跡。擬微服訪察。置之於法。以除地方大害。爲斯民造福。遂隻身潛出。往來窺伺。

於玉龍門前。玉龍者。奸閹劉瑾族姪也。恃瑾以交結官長。肆爲淫暴。歷屆官斯土者。明知萬民疾首痛心於玉龍。然以其勢焰熏天。亦終無如何也。不意董洪大膽。乃欲按其劣跡。宜爲玉龍所不容。玉龍亦自知忤惡太甚。有干國紀。又以洪生性廉潔。敢忤權勢。知非出先發制人之計。如己所爲。必且無幸。遂誑洪入門。推置於水牢中。待其自死。蓋玉龍秘密營造。所以爲陷人之地者也。洪身入虎穴。自知萬無生理。思前顧後。不覺悲慟。暗中無聊。摸索其四壁。得一尸於身旁。細察爲男子。其懷中隆起一物。探爲印信。與己所懷者比擬。則大小適合。累黍無差。始知前屆巡按黃朝宗。挾印私出。杳無下落。當亦一葬身於此矣。不覺喟然曰。皇皇欽差大員。一再謀斃而無顧忌。膽大哉玉龍。膽大哉玉龍。我苟獲逃。決不爾宥。然謀何法以逃哉。亦惟有隨黃巡按後塵而去耳。嗚呼董洪。爾死於此。誰復知者。海師保我。實葬送我耳。我之老母。我死誰復侍奉者。嗚呼董洪。語未已。忽問有尖銳之聲。叩其何人。洪意爲殺之者至矣。以爲始終不免一死。

卽慷慨語之。忽聞破門之聲。門破而一帶下垂。洪援之而登。則劉氏婢女也。訊之。知爲前相王永之女。爲嚴嵩陷害之時。女隻身逃出。虎口甫離。不幸又爲玉龍所掠。逼其侍奉。不從。撻之幾死。幸爲劉母援救。留爲侍婢。偶得一水牢之鎖匙於地上。知牢中必又有人爲玉龍害矣。因往竊聽。遂援救而出。女恐爲玉龍所覺。亦卽出逃。旋與洪訂爲夫婦。

### 雙淚碑

海通以還。國人醉心歐化。出洋留學者日衆。善師其長。則採取歐化。未嘗不足裨益國。是不師其長。而惟皮毛是取。適足以爲縱惡之具。如王生秋塘者。卽坐是以致失意就死者也。時王生秋塘留學美國。識一女郎曰汪柳儂。爾汝雙心。竟訂婚嫁。然秋塘已有李氏宿聘。不以告柳儂。柳儂亦不之知。結儷以後。固謂並肩比翼。夫婿多情。不料忽得一哀書。媵以聘物數事。拆視之。王前聘李氏所發也。書中多薄命自傷之語。滿紙沈瀾。備極哀怨。柳儂不覺大悲。私語曰。個郎

薄倖哉。然以摯愛秋塘。又不忍揚其罪惡。憤懷於心。致於嘔血。遂遺書王生。堅囑其身死以後。必娶李氏。書已而死。迨王生得書驚覺。柳儂已返魂無術矣。汪母得耗。謀痛懲其罪。王自搗認過。母憐之。復使遵柳儂遺囑。續婚李女。李女時已悲憤成疾。迨秋塘入見。勢已垂危。女見秋塘含涕責其薄倖。語已旋卒。秋塘大哭曰。聚九州鐵錯成大錯。汪與李之死。俱由己所致。嗚呼。我其何以報二人哉。伏地大哭。痛不能起。友朋勸之。秋塘乃請於李母。以李柩歸。與柳儂並葬一穴。自爲哀銘以誌之。入葬之日。招三家親戚集。事畢。生仰天長嘆。自呼曰。已矣。我負罪已深。亦無以報二人於地下。因伏劍而死。嗚呼。名士才媛。同歸於盡。豈非襲取歐化皮毛之害哉。

雙鎖山

高俊保者。丰貌翩翩。饒勇善戰之人也。父本名將。俊保時隨父營中。頗多策助。日者正奉命前出探山。行次雙鎖山前。見有俚辭四句。意謂學武初成。下山應

世。倘逢俊保。卽配姻緣。蓋出女寇劉金定所書。得自其師父之預言者也。俊保見之。不覺大怒。自謂將門之子。何能屈身與賊女配匹。卽括其詩去之。爲定金探子所聞。以告定金。定金馳馬而出。怒問其剗却字跡之故。俊保怒曰。我名門後裔。表表有名。爾寇盜耳。奈何妄冀異分。定金大憤。舞鎗與戰。力不敵俊保。急使異術。誘俊保於山腰。欲上不得。欲下不能。山石搖搖。勢將就傾。不覺大呼救命。定金遣侍婢訊之。俊保但求獲救。無不允從。遂解入山寨。款待成親。

## 十九畫

### 贈袍賜馬

今之讀三國志者。莫不欽關公之義。謂全己全人。三國中一人耳。然公之得以義名遠馳。尤在秉燭待旦。暫依曹操之際。當是時。操謀襲取徐州。關公正保護劉備眷屬於下沛。操素愛公勇。謀爲己用。用謀士程昱之計。誘公出戰。令諸將斷其後路。公敗守土山。無所爲計。操率衆圍之數匝。另分一師入下沛。得之。公

在山上遙見下沛城中。忽然火起。心知不保。幾番欲突圍而出。操軍將鎮守甚堅。勢不能逞。會操將張遼與公有舊。操命勸公歸降。宛轉申訴。以三罪三便之說。詳陳公前。公頗爲動聽。遂亦要以三約。操從其言。公仍不敢自專。以稟問二嫂爲辭。操亦任之。公遂以詳情稟於二嫂。謂下沛已失。皇叔下落不明。被操迫急。曷暫降以待時機乎。二嫂從命。公乃奉之歸許都。操欲試公志行。令公共嫂處一室中。視其何法處置。公志行高潔。竟秉燭達旦。坐守至明。後世以是稱美。操自此以後。待公亦益敬愛。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餽贈之物。絡繹不絕。公不能辭。則盡送於甘糜二夫人處。以示備耗。未得不忍獨樂之意。操以公身上綠錦戰袍。已陳舊無美觀。度其軀幹。製新袍貽之。公感其意。爲著於舊袍之底。操譏其儉。公曰。此爲皇叔所賜。見衣如見兄。烏忍棄之。操以其不能忘備。心甚不悅。嗣赴宴會。操又見公馬孱瘦。令左右備馬爲贈。馬身如火炭。雄偉絕倫。公知卽呂布所騎赤兔馬。不覺大喜曰。有此可以覓皇叔矣。遂再拜謝之。卒後投

備於紹處。五關斬六將時。果得是馬之力爲多。

### 蘭因絮果

美術家王生立羣。長身玉立。裙屐少年也。會有湘蘭夫人者。年華方盛。忽喪所天。春花秋月。不耐岑寂。見王生好之。遂成素識。蹈隙往來。詭秘不令人知。人亦無自知者。顧期年忽孕。孕則私謀破矣。夫人急甚。密訊於素所信任之醫士。求其設法隱秘。醫爲言有錢氏貧家女名阿絮者。咯血已久。勢且無救。如以重金購之。使爲生妻。則夫人生子以後。即可委於阿絮。迨夫人服闋。阿絮殞矣。則夫人於時嫁生。亦無嫌於舊俗。蓋醫察阿絮病狀。去死不能出一年。故敢以是爲言。夫人從之。以重金動絮父母。絮父母果墮計中。令絮歸奉王生。生對之本甚碌碌。絮亦自知旦夕且歸墟墓。不欲近生以禍生。但以夫人之子。玉雪可愛。不覺愛如己出。撫育甚殷勤。旣而生覺絮雖劇病。而處事中節。無小家習氣。漸與款洽。極盡恩好。夫人患之。卽令其雛婢往視絮疾。密以毒藥飲絮。詎絮進毒而

後。疾忽大愈。婢不明醫理。以爲絮得天佑。果致不死。恐受神譴。遂惶懼自慙。語聞於絮兄。夫人計謀。遂爲所知。弄巧反拙。羞憤不能自存。遂圖自戕。絮聞而止之。夫人不得已。往避鄉間。而生與阿絮。終感夫人玉成之惠。敬禮不衰。

鏡中花

鏡中花。懺情劇也。時有趙瑤華者。本富家女。父名薪甫。沉酣詩酒。以名士自許。終日沉醉一室。不理家事。母金氏則習於豪侈。亦不知治家方法。瑤華處此。了無家教之家。遂致驕縱成性。出入無忌。廣結友朋。任俠自許。旋有里人黃某。窘辱其弟。瑤華聞而大憤。率衆報之。得黃某於途。擊之幾斃。被拘入警署中。署長昏庸。僅含糊以罰鍰了事。聞於譚小徐。以其無閨範。卽稟告父母。休之。蓋小徐本瑤華未婚夫。二人幼稚時。兩方父母。已爲之主持訂聘者也。瑤華旣爲譚生所退。其父母卽又許字孫生。孫與女本有一面緣。羨其豔美。聞耗頗喜。然於其曾事譚氏之事。初無所知也。日者瑤華挈數悍婢登山游玩。忽有一人困於盜。



女銳身救之。既獲脫險。問之。譚生也。蓋卽其已離聘之夫婿也。然二人初未相識。亦竟未知其關係。在女但謂救一人於盜手。在生則謂女援之出險。默感其德而已。嗣瑤華遇生於公園。生以救己故。向前接談。二人始知其耗。忽孫生亦至園游玩。見而憤之。兩雄不並立。遂相約決鬪。瑤華力勸不納。期屆矣。雙方踴躍赴會。且將舉爲孤注。以博一英爽之女郎。瑤華仍勸之。二人未從。會孫生弟羹和尋蹤而至。爲之陳說利害。再三譬解。二人乃已。瑤華於時亦熱念皆空。拾刀斷髮。依附空門。自了餘生。蓋塵緣懺盡。亦依此爲一生歸束已。

### 斷太后

包拯辰州放糧之事。我已於劊包勉案中及之矣。迨自辰州放糧歸時。路經趙州橋。忽狂風陡起。吹墮其轎頂。拯知地方必有冤抑。故天遣風伯。示以警兆。遂暫駐其地。天齊廟中。出示招告。謂有冤抑者。速往控訴。當時卽有一盲目老嫗。自破瓦寒窰而出。直投包前。長立不跪。左右叱喝之。嫗曰。當跪則跪。義不當跪。

我何爲跪哉。拯異之。訊其冤情。嫗曰。果爲包拯。或能伸雪。否則訴亦妄然。我含憤以終耳。拯奇曰。爾目盲矣。又烏能辨包拯真假。嫗曰。包拯腦後有異相。我能撫而知之。拯卽暗以衣冠給地保穿戴。令其撫摩猜測。嫗方着手。卽曰。否。是僞飾耳。拯默不作聲。趨前令辨認。嫗在其腦後一撫曰。是果包拯也。拯卽曰。爾究何人。以何冤抑而來。此。嫗曰。我爲昭陽院李丹鳳。懷此憤二十年矣。當今仁宗卽我子也。拯曰。有是哉。曷詳告拯。嫗曰。是起於癸未年間。當日老身正身懷六甲。有劉妃者。憤我得寵。與內侍私定秘計。在老王之前。乞求得爲老身收生旨意。潛將金絲狐狸剝皮去尾。換去太子。賚之奏於老王。謂老身產生怪胎。老王欲將老身問斬。賴滿朝文武保奏而免。乃打入冷宮。不令承嗣。顧二人仍不輕赦。必欲戕賊老身而後已。遂定計於八月十五之夜。火燒冷宮。擬焚老身。老身於時亦自謂死矣。火光融融中。忽得神佑。救予至此。破瓦窰中。乞食爲生者。已二十年矣。曩日爾及第時。內宮所賜之帽。卽出老身親裁。於爾頭顱形狀。至今

憶之一路道爾官聲。竊幸雅望未負。故至今愬於爾前。曷爲老身剖之。語已更出一黃絹爲證。絹有寇準題句。拯知非誣。乃請其升座叩之。迎回京中。上本奏明仁宗。仁宗乃奉事入宮。

### 寶蓮燈

沉香與秋兒俱羅州州官劉彥昌子也。沉香爲彥昌前妻所生。前妻蛻化已久。聞爲白蟒山聖母去矣。秋兒則後妻王夫人所生也。二子雖出異母。而友愛乃視同母。爲更摯。沉香偶在塾中。與致仕老太師秦燦之子宮保忿爭。秋兒出爲之助。旋即互毆。沉香一失手。竟將宮保打死。沉香不得已。歸稟彥昌。彥昌將挈往抵罪。而秋兒以兄被扼。亦挺身而前。認爲己罪。彥昌細詰之。二人慷慨自承。初不推諉。彥昌雖私欽其兄弟友愛。然以人命重案。不能曲加庇佑。况燦又官至太師。聲勢赫赫者。不得已延王夫人出堂。令偕同詰問。沉香與秋兒二人承罪如故。彥昌曰。苟承其罪。即將往抵。二子視死如歸。仍不以此而氣餒。旋母子

關切。王夫人於答責盤問二子之時。覺秋兒嚶嚶可憐。不免偏袒。彥昌詆之。謂夫人不公。蓋以沉香之母已死。意在格外護持也。夫人因此與彥昌意旨不合。亦憤而語曰。郎君堂堂爲一州州官。不能問得實情。乃以懟妾。爭執有頃。以夫人賢慧。卒以己子秋兒。任彥昌携往抵命。蓋是時催索正兇。來騎雜沓。已嚴於十二金牌召請矣。彥昌夫婦。仍恐秦府不能恕置沉香。暗令毀容。從後園逃逸。迨彥昌携秋兒而燦。以後燦忿其絕己子嗣。卽命以亂棍打死。

臨潼關

唐李淵出身行伍。爲隋爭戰十餘載。遂使天下一家。安登帝位。以是重望遠馳。受封公爵。旋隋文帝次子廣。以淵母壽。親爲奉觴。忽見淵妻美豔。不期眉目送之。謀與調謔。淵覺而怒之。卽舉金爵遙擲。中廣落其齒。廣忿忿歸。淵事後大悔。自知廣素無賴。必謀傾陷。爲被禍計。急告歸太原。廣知之。率部下截淵於臨潼關。謀劫而殺之。報其落齒之仇。淵率家屬過時。果爲所困。淵不得已。親身出馬。

見來者爲劉福通。本其部下也。動以恩情。乞其引退。福通以廣命所在。虛與委蛇。自擬數戰以後。詐敗引退。不幸淵一失手。福通已歿。廣又遣老將韓擒虎出馬。淵詳告以故。擒虎曰。是誠廣之不道也。羞爲之用。卽自刎死。廣不得已。親領衆并上。淵單身匹馬。戰不能勝。正窘急時。忽一勇將穿圍殺入。助淵應敵。廣度不能勝。方引馬退。淵欲叩問其姓名。勇將穿圍去已遠。但聞一瓊字。疑爲瓊。五淵因命人造寺報之。蓋勇將卽秦瓊。時爲濟南捕快都頭。方押解軍犯至潞州者。行次臨潼山。見李淵受窘。因代抱不平。作拔刀之助耳。旋知困淵者爲楊廣。慮禍及身。故策馬逃避。惟恐不速。卽於李淵請問其姓氏時。亦不及悉告也。細按劇中情節。與正史多所不合。蓋廣之銜恨。全以淵於文帝廢勇立廣之時。上疏爲辨其非計耳。廣之窺伺淵妻。與淵之打落廣齒。全爲編劇者虛構。但在廣當時。以傾陷兄勇。不惜廣行賄賂。結納朝中大老。引爲輿援。獨淵擯而不受。故觸其怒。乃於淵告歸之時。飾盜以要截於半路耳。

蘆花河

薛丁山與樊梨花夫婦二人奉命率兵征西時。義子應龍忽以交戰迷路。誤入白家莊。被莊主留之不釋。強迫招親。迨成親回營。梨花以有干軍紀。且無父母命令。怒欲斬之。應龍者爲丁山兵。經玉山時所收。年甫弱冠。而英偉不羣。矯然出衆。丁山愛之甚。梨花亦甚愛之。嗣後出征。卽帶同隨營効力。衝鋒斬將。頗有功績。故於梨花命令斬首之時。爲丁山所聞。急入帳爲之求情。梨花不允。丁山卽道及從前自己臨陣招親之事。以爲事有先例。應龍何尤。則梨花念及己身。前事卽事。苛求亦必不忍。不料梨花以此益怒。謂應龍不治。何以杜諸將之效尤。唐主降令。苟謂其治軍不嚴。又何人擔其干係。與丁山力爭。謂必斬之以肅軍紀。忿爭之餘。幾至反目。丁山抱應龍大泣曰。乃母無情。事將如何。梨花見其哀楚。心良不忍。後以諸將相率環求乞情。始允其立功贖罪。時則番將蘇寶同。方延得妖僧妖道二人。就蘆花河上。設一陣曰金光魔陣。蓋謀以妖法破唐兵。

者也。丁山不敢輕敵。卽日往求其師父下山。助之破妖。以其師父神通廣大。非其力不能倖勝也。又預囑梨花。勿令應龍輕出。免遭不測。丁山旣行。以應龍欲立功急。私往開戰。竟困於妖術。死於非命。此劇亦名梨花斬子。

### 蘆花蕩

東吳自以荊州借備之後。窮思極想。謀索回也久矣。賴孔明智計。屢次恃理推却。吳帥周瑜。勢不能逞。以孔明有成言在。謂若得西川。皇叔有安身地。後方可以荊州還東吳。瑜不得已。應爲明取西川。暗襲荊州之計。告備以率師西出。願爲備取川。以易荊州。孔明識其計。亦暗暗佈置對敵之策。先遣趙雲鎮守南郡。又令張飛暗伏蘆花蕩中。候瑜過而擒之。瑜謀低一著。先引兵至南郡城下。見趙雲獨立敵樓之上。嚴陣以待。氣概一世。瑜知其有備。遂急自引退。途經蘆花蕩。伏兵驟起。當其前者。張飛也。瑜猝遭意外。不覺大敗。強與對敵。損傷甚多。乃氣忿交并。憤而言曰。天乎。天乎。旣生瑜。何生亮。以一荊州故。連謀三計。而卒受

其三氣。天乎天乎。既生瑜。何生亮。器量本小。遭此意外。竟怒忿攻心。本有箭創。醫治未愈。至是原口復裂。遂傷重殞命。死於軍中。

## 十九畫

### 羅成叫關

唐位初定。高麗忽興兵入寇。聲勢頗盛。淵急命其三子元吉。帥師出征。羅成威名素著。以爲先行前鋒。兵次銘關。成出軍屢敗高麗。軍勢頗整。但元吉方有異志。不慊於世民。因世民乃憎及羅成。以羅成爲世民得力之士。非能爲己爪牙者。今雖以君命所在。隸屬帳下。然戰定以後。仍世民宇下人也。不如圖之。幸而去其一將。不啻卽去其一手。久之又久。舉世民衛士。乘間戕賊以盡。則世民甕中鱉耳。又有何慮。遂存心陷害。逼成以必斬高麗大將蘇烈首級。入關。否則卽以通敵論。令下而命左右鎖閉關門。不許放成徒手進關。成血戰終日。殺戮雖衆。而單人隻馬。終不能有裨大局。日暮抵關。關門緊閉。見城樓上高坐一少將。



呼之卽其義子羅春也。成令開關。春爲述元吉悖命。曰：父計如何？果開關者。元帥卽將以通敵論罪。勢必滿門誅斬。父苟另有計在。則命兒開關。兒無不應。請父早定主意。俾兒承辦。成自念曰：一門忠良。雖爲奸帥所陷。亦惟有一死殉國。重往拚死於番營中耳。遂命其以紅紗燈繩下。破指出血。裂袍代楮。囑春馳白朝廷。遂重復上馬。向番營索戰。因是中蘇烈之計。陷身於泥中。爲番衆用亂箭射死。

### 羅成托夢

此劇當爲作者體貼羅成屈死心事。編演而成。謂羅成死後。英魂不昧。飄然歸其家。則孤兒寡婦。一堂淒然。旋世民間耗。偕秦叔寶徐茂功程咬金等往祭。伴宿靈堂之夕。成遂顯靈入夢。親以妻子托世民叔寶諸人。劇辭愬前追後。語多哀痛。若曰：生爲良將。死作忠魂。某以侯門公子。投唐以後。東蕩西除。南征北勦。血戰疆場。屢建奇功。不幸爲三王子元吉陷害。孤身出馬。命某以匹騎祛敵。自

朝及晚。力戰不休。殺敵數十人。日暮歸營。乃關門深閉。扃不令入。因復投身敵營。抵死索戰。不幸中其狡計。竟被亂箭射死。天乎。天乎。生遭屈抑。死何能甘。何幸而逢二王子。世民并叔寶茂功等衆。不忘舊誼。祭奠我前。我何功能。受此異數。固當自愧。我遭屈抑。則當彼等朋舊之前。又不可不以自陳。回念孤寡。心如茹荼。嗟我王子。偕及同儕。我妻煢煢。孤苦無依。請念舊誼。加以善視。我兒羅通。伶仃三歲。請念父冤。加惠此子。義子羅春。克忠克孝。才具可展。請毋膜視。而我冤狀之敢陳訴者。以功受罰。殺敵見責。當在首陣。鎗挑李敵。(李天壽)自念殞其首將。可以報命。必也命成一人。斬將破敵。閉關不納。逼成於死。馬革裹屍。男兒壯圖。如成所遭。君謂之何。語已而天明。成陰魂漸渺。世民等乃相率歸朝。以奏於淵。劇情甚悲慘。名伶朱素雲。頗擅此劇。飾羅成。追訴幽怨。悲感蒼涼。沈痛無比。

羅四虎

羅四虎者。亦施公時惡霸也。當四虎霸佔於臨清獨虎村。交結官府。無惡不作。一方疾之。稱爲活閻羅。村有楊忠。馴良小民也。四虎以忠妹美豔。愛之彌深。遂遣人下聘。謀充下陳。忠以其聲名狼籍。爲衆所共棄。遂嚴辭斥之。不從其命。四虎大憤。卽誣告於官。謂忠欠銀四百兩。至今未還。倘其有錢。卽應於三日以內歸楚。苟無錢。卽當以妹爲抵。不得有異議。州官本受四虎賄賂者。亦不問其案之是否出於真實。事之是否合於正理。如其意旨。胡亂判決。可憐無辜小民。遭此冤屈。無門可訴。亦惟有忍痛從命耳。時施公正按臨臨清。稔四虎罪惡滔天。擢髮難訴。爲一方寇。扮爲星卜。密訪於門前。四虎僕役喬四。本霸王庄奸棍黃隆基僕役喬三之弟也。施公自拿獲黃隆基及喬三正法以後。四卽遁至四虎處。以羅與黃本郎舅姻親。意必收錄。往投果然。且深得四虎嬖愛。見施公作星卜之狀。逗遛於其門前。識破其計。卽殷勤呼入。施公從之。迨羅四虎歸。喬四卽言於其前。謂此星卜。卽施公之喬裝。來此謀探公子隱情者也。四虎正欲爲黃

隆基報仇。方聞施公按臨。設計施謀。欲擒其人。何幸施自投羅網。身入虎穴。卽下令毆死。而喬四忽以兄仇所在。欲手刃爲快。遂謂四虎曰。楊忠負欠不償。州官作斷。限期三日。以妹爲抵。今其吉期也。死施公不祥。曷以交某。俾千刀萬副。緩施以罰。庶幾其身前孽。可稍掩蓋。四虎從之。喬四卽以弔於馬廁之中。緩處治。乃爲施公部下黃天霸朱光祖等所知。逾牆救出力戰四虎而擒之。遂置於法。臨清人民爲之一快。

## 二十畫

### 獻西川

世亂羣雄爭起。各據一方。視爲常事。蓋朝廷政令所不及。尾大不掉。亦莫如之何也。漢之季世。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朝廷旨意。幾盡爲操一人私意所出。於是天下不服。紛紛自立。開疆拓土。互以吞并爲事。益州密邇漢中。劉璋闇弱。不能鎮守。爲漢中張魯所逼。不得已求援曹操。遣別駕張松。賚方物以行。松抵許都。

操盛事武力。會雄師於校場。令松按視。曰。以此爲戰。戰無不勝。以此攻城。城無不克。松以其傲。欲深折之。卽亦前席而言。曰。丞相威名。松嘗聞之。潼關之役。則割鬚棄袍而逸。渭水之戰。則奪船被箭而逃。濮陽遇呂布。幸以機智脫身。華容逢關羽。賴以哀求獲免。語未已。操怒。曰。張松小兒。敢揭我短。卽令斬首以儆。謀士楊修。急諫。曰。松罪誠當。斬以遠來。故幸丞相釋之。不然。恐失遠人望。將令以許都爲畏途也。乃令亂棍逐出。松出行時。本存賣主求華之心。暗畫西川之圖。擬乘機獻操者。因是遂仍挾以歸。返途經荊州。備及諸葛亮等。已遣趙雲出境。遠迎於荊州界首。松從雲入境。則驛庭公寓。亦已由關羽率衆除治妥善。而劉備諸葛亮龐統等。且降尊紆貴。接迎於城外。款留之豐。待遇之渥。爲松夢中所不及。松辭歸時。備又親率衆送於十里長亭。把酒話別。潸然淚下。松感其情。乃說以收取西川。願爲內應。且舉其契友法正孟達二人共事。以堅備信。備以劉璋同宗爲辭。松袖出西川圖。獻曰。土地爲有德者所佔。非一人所有。璋闇弱。終

不能守。皇叔幸早爲計。無遺後悔。備從之。遂歡送出境。預備作攻取西川之計。

鐵公雞

鐵公雞。演洪楊與清軍戰爭事略也。以張嘉祥爲一劇主體。欲求動人。觀聽事多穿鑿不實。大要謂張嘉祥者。本洪楊部下將士也。當時清廷以洪楊日熾。天下震動。卽命欽差大臣向榮出師征討。以陳國瑞爲軍務幫辦。祭旗出發。軍次江南。與洪楊沙場相見。屢獲勝戰。洪楊勢漸蹙。不得已設計令張嘉祥及吳占鰲二人假降。謀爲內應。向識破其計。而又欽嘉祥勇敢可用。遂就計令部下僞裝嘉祥。乘夜誘殺洪軍。洪軍忿甚。謂嘉祥背命。天明以後。向再遣嘉祥自往討戰。洪軍懟之。於陣前戮其妻子。嘉祥不知其隱。啣悲仍回向營。從此誓將假作真。願爲向榮戮力矣。旋吳占鰲以內應不成。唆張夤夜入刺。謂以功贖罪。可以報洪。張意滋不願。而爲吳刼持。口頭又不容不允。遂力承其事。迨向榮熟睡。偕吳行事之時。嘉祥有意後吳。轉鋒刺死。向榮驚醒。駭詰其故。嘉祥以實告。謂吳

矚刺帥。某以誠心歸附。辱蒙厚待。故刺吳以報。向大感。溫辭慰之。且爲更名曰國樑。謂如嘉祥忠勇。國家棟樑才也。以嘉祥妻子已爲洪戮盡。竟許以己女。蓋固結豪傑。籠絡英雄。向愛嘉祥神勇。無所不施其極。不意向女自恃千金身價。不願下配盜賊。卽於結褵之夜。懸梁自盡。向榮聞訊。恐嘉祥將以此自傷。立又配以次女。於是嘉祥益感激涕零。願粉身碎骨。以圖報稱。時有與洪楊暗通款曲者。因忌向軍鋒所指。輒爲得利。遂設謀請其赴宴。密伏洪軍饒將鐵公雞等於營中。俾席間放火。下手除之。向不知其狡。昂然偕嘉祥就之。酒甫半酣。卽如計施行。營門四圍。烈焰熔熔。鐵公雞乘間殺出。向手足無措。幾以是殞命。賴嘉祥竭力救獲。始得出險。近時所常演者。以頭二三本爲度。卽自向榮出師。嘉祥僞降爲始。至於力救向榮爲終。處處以張嘉祥爲主體。故此三本。與其名鐵公雞。不如名張嘉祥爲尤妥。以在劇中。鐵公雞不能及張嘉祥之重要也。

### 鐵弓緣

明之季世。山西太原附郭有小茶肆。當爐者祇母女二人。俱勇武有力。女容顏尤華好。馳名一方。姓陳氏。父本太原守備。以故母女二人。雖屬巾幗弱質。其武藝之超羣出衆。卽力士亦未之及也。日者爲太原總鎮史世龍公子所遇。一見傾心。卽求娶以爲妾。陳母不從。公子倚勢橫行。竟揮衆搶劫。陳母女以其悍暴力與衆敵。卒將公子按住。以老拳痛懲。時有匡姓名忠者。其父屬世龍標下。爲將。故忠與公子亦略有交誼。閒游過此。見而勸之。世龍乘間逸去。陳母乃邀匡忠入室。痛斥其非。忠聞狀。不覺大憤。女奉茶時。以其溫雅深愛好之。接談之頃。兩方互知各擅武藝。卽相約比試。忠見壁間掛鐵胎弓一。先令女試。女應手拉開。忠繼進。亦拉開如女。母乃爲言。其父曾有遺囑。謂拉此鐵弓。須用巧力。不能用蠻力。今惟有我與我女能之。後有能拉開此弓者。可入東牀坦腹之選。公子有是神力。我女願遵遺囑以終身。託忠大喜。告父迎之。史子聞耗。忿忠攘其所愛。卽在世龍前誣述。忠揮拳毒打。幾受重傷。世龍信之。欲設計中傷。乃以命匡



父子押餉至京爲辭。靳與護卒。且授意太行山盜首頂義伯。使之用計劫奪。匡父子不明其故。慷慨成行。亦自知道途阻梗。風波不測。因約其友王富剛共行。籍爲保護。富剛家住天門山。迨接函來會。餉銀已爲項盜劫去。富剛乃爲追盜。而令匡父子先回。迨至太原。世龍以其失事。擬處以軍法。幸督撫王氏。賢明有仁德。按臨史營。見狀卽責世龍以不多派護卒。罪有應得。不能獨斬押餉之人。因以匡父子減等定罪。命以匡父充雲南。匡忠充四川爲懲。史子聞此。欣然得計。以爲陳女孤處家中。不難恃勢強迫。遂其所欲。乃帶領從人。前往求其改嫁。女啣史甚。思有以報。乃僞允其命。卽令明日入贅。史子大喜。次日卽盛服而至。女乃求其屏退從人。約三日後再備車輿接之。史子以告其家人。家人遂去。女乃佈置陷阱。僞示以柔情。乘間置於死地。自知三日期屆。史家人來此接其公子。事發將不了。欲謀遠逃。陡憶匡訣別時。曾囑女曰。我友王富剛。尙義重交。此次失事。爲某追賊尙未返。史子苟有暴舉。投之必能庇汝。女窘迫中。遂偕母易

裝往投富剛。不料富剛追賊不獲。已投督撫門下爲裨將。及悉匡父子以此受譴。往候忠婦。慰其傷感。足甫臨門。正值史宅家人來迎公子。既遇富剛。疑卽兇手。擒解世龍。搜得其督撫差官執照。不得已交與王氏。王信富剛非殺人者。爲解其罪。以另緝兇手了事。其時女投富剛不遇。道出太行山。被一女盜攔擊。盜名翠娥。項義伯女也。於交戰時。問及姓名。女僞以王富剛對。項氏父女固深慕富剛義勇者。無意相逢。信以爲真。急釋干戈。修和好。堅請女臨其山寨。申地主誼。女不能却。從之。而往酒半酣時。義伯以其丰貌翩翩。武藝不羣。卽以女許。女無奈爲約三事。曰。旣蒙台愛。敢不從命。顧某以大事未了。不能卽時贅娶。必也俟事務辦妥。再行花燭。義伯從之。女曰。但山寨之上。須分爲二院。非有事故。不准閑人往來。且某所帶人馬。祇聽調而不聽宣。否則難以允從。義伯亦並依之。卽以一山兵權財政。交其掌執。女亦暫時安身。已而女欲報世龍之怨。告於義伯。往攻太原。世龍出戰。女戮力誅之。王督以其猖獗。急命富剛出禦。一陣之上。

遂發現兩王富剛。卒以富剛不能敵女。因求王督。請調匡氏父子。回營効力。俾贖前罪。王從之。命人召匡父子回太原。出禦寇盜。匡忠乃上陣會女。女聞匡忠名不戰而退。嗣卽招降。仍與團圓。義伯以女故。亦以翠娥嫁之。二女効英皇故事。以姊妹爲稱。奉侍匡忠。相得無間言。然劇中所演。往往至匡忠上陣會女而止。

### 鐵籠山

此演姜維伐魏。困司馬師於鐵籠山事。劇本謂姜維率師四十五萬伐魏。魏以司馬師爲都督。率兵出禦。維用計敗之。退至鐵籠山。師無路可逃。卽命軍士屯駐山上。忽軍士以無水譁噪。師大窘。謂三軍無水。不戰自亂。計將奈何。謀士郭淮急稟師曰。昔諸葛亮征南蠻時。軍士亦以無水譁噪。亮上山祈禱。竟得山泉。都督何不蹤其跡而求之。天意苟不亡魏。賜以甘泉。未可知也。師從之。果得山泉。軍心以是鎮定。時維以其無水。以爲殲厥巨寇。計日可待。但知圍攻。並不進

逼已而維向西羌借兵十萬助其伐魏。爲魏將探悉。師部下陳泰。卽自告奮勇。願說西羌首領。轉助魏伐蜀。師從之。泰乃往迎西羌首領迷當。誣維以其後期辱詈。迷當喜怒無常。信其言。竟以兵助魏。魏令率兵見維。維不知西羌已爲魏用。意其如期踐約。欣然迎入。豈知一轉瞬間。羌兵已一哄而起。維因以大敗。剩七人五騎而回。按三國志載維伐魏時。司馬師命弟司馬昭出禦。則劇本中司馬師爲司馬昭之誤。已無疑義。至維以四十五萬大兵出。剩七人五騎以歸。亦不免言過其實。而於維被魏將郭淮追趕時。維以有弓無箭。虛拽弓弦十餘次。以之駭淮。淮知其無箭。易之。迨淮以箭射維。維接而回射。淮應聲落馬。亦爲劇本所忽。

鐵蓮花

劇中謂有劉子忠者。年老無子。撫胞姪定生爲嗣。甚愛憐之。嫡妻早世。子忠以內助乏人。續娶孀婦馬氏爲室。馬悍甚。偕其前夫之子珠兒。共歸劉氏。珠兒年

並定生。狡刻捉狹。時並母以定生之短。搆陷子忠前。冀子忠處之死地。俾馬氏母子。可攫其全份財產。豈意子忠獨破其奸。時加庇護。馬氏母子。不得逞於子忠前者。乃待子忠出外。加以窘辱。一日。子忠離家以後。忽下大雪。馬母子命定生出。強褫其衣。使至院中掃雪。子忠歸見其狀。怒訊馬氏。馬掩飾曰。小兒好玩喜弄。見大雪紛紛。欲堆雪獅子爲頑。因在庭中耳。子忠信之。命馬氏治食。馬心中暗忿。又與其子珠兒。商得一惡計。先治具進子忠。次以碗燒紅。遞與定生。定生不知。伸手接碗。痛極失落。碗因墮地。馬乃挑唆子忠曰。爾視之。渠以我先進爾具。使性擲其碗。此而不治。將來驕縱既慣。更能約束乎。子忠被愚。卽怒責定生。定生無以自明。因逃。旋子忠怒解。問定生不得。出外尋覓。得之於途。見其兩手燙爛。始知中馬奸計。冤責定生。乃挈之以歸。與馬氏母子。分居樓上下。馬見子忠決裂。又與珠兒定計。思用鐵蓮花勒斃子忠。然後嫁禍定生。以絕根株。嗚呼。後妻悍潑。虐待孤兒。倒行逆施。至於如是。可以見世變矣。

霸王別姬

嗚呼。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不謂以項羽一世英雄。垓下圍中。乃亦與虞姬把酒訣別。戀戀而不忍捨。可知美人魔力。畢竟不凡。英雄難過美人關。信有然哉。時羽爲漢將韓信。困於九里山前。楚歌四面。軍士觸韻思鄉。多私自亡去。羽顧帳下。祇健兒八百。猶未忍棄羽。欲突圍而出。以圖再舉。本挾虞姬與俱。慮突圍不得脫。乃與作別。令自爲計。遂入帳面姬。置酒痛飲。撫前思後。不覺泣數行下。爲姬悲歌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驪不逝。驪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罷黯然。姬亦不覺掩袂。羽曰。孤自出兵以來。經五載七十二戰。未常有敗。今困於此。天也。勢窮力蹙。已難庇汝。漢王本好色。汝曷投之。姬曰。大王何爲是言。烈女不事二夫。大王欲圖大事。旣以妾爲累。妾惟有盡節以報寵愛耳。因和其歌曰。

漢軍處處是。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無聊生。

歌已。引劍自戕。時已黎明。羽突圍而出。至烏江口。亭長駕船迎之。曰。江東饒沃。猶足稱王。羽以坐騎烏騅贈之。曰。此馬從我至今。敢報厚意。曩我起義時。江東子弟從者八千。今無一生還。已無面目見父老。我不渡矣。自刎以死。

### 獨木關

褒貶一任私心。豪傑因茲失志。賞罰不憑正道。英雄從此愴懷。唐薛仁貴投効從軍以後。隸張士貴部下。斬將祭旗。奇功時爲所抑。故從軍數年。祇充火頭軍士。無所發展。薛雖忠義爲懷。初無介意。然其部下。蘊怒久矣。旋士貴師次獨木關。爲敵將安殿寶所困。子志龍。婿何宗憲。均於是役爲安殿寶所擒。士貴遣差官傳令仁貴。促其出戰。仁貴方抱病營中。部下周青。憤士貴徇私。打差官折其令箭。差官返報。士貴不得已。親往仁貴帳下拜求。先叩以病狀。仁貴告之。還請其兵臨獨木關後。曾否奪將破關。士貴悉告以破敗之情。且謂曾遣差官延請。

將軍爲將軍部下所辱。令箭且以此折斷。仁貴以部下蠻橫無禮。有類反叛。聞耗暈絕。薛部意士貴語逼仁貴。因致昏迷。卽縛之欲毆。旋仁貴蘇。急令部下解而陪罪。部下以仁貴命。勉強從之。旋卽令周青等衆出戰。以安殿寶饒勇過人。青等不能取勝。仁貴迫不獲已。扶病而出。竭力賴死。安殿寶衆將乃得乘勝入關。救出張何。士貴於時。又志傲氣揚。抑仁貴不齒。以其功益張何簿上。嗚呼。身爲大將。徇私至於如是。安得不令英雄豪傑。聞而蘊怒。憤憤不平乎。

獨占花魁

獨占花魁。卽演今古奇觀中。賣油郎獨占花魁故事。宋南渡時。武陵有名妓王美兒者。婀娜出人。艷傳一方。聞者莫不羨之。以故馬櫻花下。游蹤常滿。美兒本薛名。名瑤琴。生長汴洛。以金兵入寇中原。與家人出奔失散。遂爲無賴卜喬所略誘。賣於杭州王九媽家。因襲姓王。更名美兒。令卽延客。美兒不從。九媽令王四姆。宛辭勸之。瑤琴不得已。勉允其請。既而爲賣油郎秦鍾所見。不覺好之。自



顧資斧竭蹶。不能在美人前。獻奉索笑。心常快快。旋節衣縮食。舉一年所得。始足一次夜度之資。遂卽竭誠往訪。美兒以名下艷妓。濁世公子。慘綠王孫。趨之若鶩。應酬不及。故於秦鍾之往。數次不值。一夕。正守得美兒歸。又以醉酒入臥。不省人事。鍾虛擲其金。坐以待旦。仍不能接其罄歎。在常人不免怨尤。獨鍾以得遞茶受吐爲榮。於美兒益形憐惜。次晨。美兒始醒。訊秦鍾以宵來醉景。鍾詳告之。美兒以其真摯。不覺感動。於是對坐互面。各述邦族。鍾又係其同鄉。美兒益重之。遂贈以資斧。私許以身。迨侑酒西湖。爲惡少所窘。褫其衣飾。置於湖塘。秦鍾過而見之。又爲脫衣覆之。負其歸院。王九媽亦於茲感德。許賣油郎卽日留髻。越日結婚。美兒不以鍾爲貧賤。鍾亦不以妓輕美兒。夫婦相得。融洽無間。



中華民國十年四月十月初版

古今戲劇大觀(全六冊)

\*\*\*定價大洋三元\*\*\*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編輯者 中外書局

發行者 中外書局

印刷者 中外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中外書局

白克路  
九如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242B

